

再板 校正

# 史記評林

地

				漢書門類
			八	
		四	八	
	一	四	八	
二	五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九	二	書
六	五	冊
架	冊	號
類		

第	
函	
第	
架	冊五二
	六六歷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8
冊數	25 (4 2)	
函號	279	2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評林卷之七

項羽本紀第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系隱曰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傲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

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故在泗州宜預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講反籍秦音反字羽

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索隱云崔浩云伯仲叔季九弟

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正義曰燕

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為王翦所戮所屬通而自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

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

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

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

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

清

黃震曰遷羽

下而之秦

而字之抑

在賦

籍年且少

次故叔云叔

賢反○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為王翦所戮

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為王翦所戮

所屬通而自

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

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

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

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

何孟春曰項籍善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意多是真能學兵法者曹孟明母讀書不來其解每有言意於此

梁嘗有櫟陽逮逮音速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正義曰櫟音藥

代請斬獄掾曹各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日斬音機縣屬沛國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各取書與司馬欣抵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各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也索隱曰服虔云抵歸也劉伯莊云抵相憑託也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

中有大將選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

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折音

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

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

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

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人澤中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漸縣其

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正義曰守音符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

太守○按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正義曰按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省反此亦天亡秦之時

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故荀子曰制

入之與為人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正義曰張晏曰項羽殺宋義時桓楚為羽

使懷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其知其處獨籍知之

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以籍使受命

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與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

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殺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殺數

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一府中皆潛伏莫敢起

索隱曰說文云懼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聚

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

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

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

王維黃曰四夫而敢為此蓋益以驗天亡秦之兆也

王及白籍貫

不知相楚處  
茅坤曰叙魯  
卒起魯處如

按師古云  
胸音輝動  
官而使之  
也

按師古云  
後以八千  
人渡江及  
與亭長言  
江東子弟  
八千人張

王維禎曰梁  
為王維而行  
以兵法則此  
不辨者不知  
兵者故不

用  
王維禎曰梁  
為王維而行  
以兵法則此  
不辨者不知  
兵者故不

徇下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氏音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

廣陵揚州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聞陳王敗走秦兵又阻

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兆反召平從廣陵拜梁為楚

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劉案應曰江東已定急

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

日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索

隱曰下音如字按以威服之曰下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

字讀他音故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正義曰括地志東陽

故城在楚州野貽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使使

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註云令史曰

漢春秋云東陽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

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疆立嬰為長縣

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蒼頭特

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士卒皂巾若赤肩青領以相別也如淳

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音灼

云殊異其軍為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

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味

知瞻鳥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

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工

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慕在潘旌○索隱曰嬰乃不

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

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

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按卞姓英各縣

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

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凡六七萬人軍

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下邳當是時秦嘉已

按師古云  
召讀曰邵  
揚慎曰召平  
上有廣陵人  
三季以別十  
東陵召平也  
劉辰翁曰此  
召平不自下  
乃能作此  
奇事所  
以秦之  
在此  
按項梁始  
事已定江  
東而楚  
西又通精  
以東西二  
字為眼目  
按師古云  
適音的主  
余有丁曰秦  
頭特起謂  
陳王陳嬰及

立景駒為楚王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軍彭城東括地志  
云徐州彭城縣古相國也欲距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  
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

日陳王定死  
王維復曰叙  
陳嬰母者見  
成敗之理難  
婦人亦能知  
之漢非請諸  
所得奪氣

按嬰母之  
止嬰奪權  
以世未嘗  
其亦以  
嬰不能有  
為而他人  
借之以立  
名則異日  
且必見殺  
嬰母其慮  
之深矣若  
楚懷王心  
者一且安  
受戰帝之

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

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陸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

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

軍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

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

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吾薛為夏車正後為孟嘗君田

文封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襄城縣襄城堅守不

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

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索隱曰音灼音勦絕之

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早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社說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

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成楚南公白徐廣曰楚人也

文穎曰南公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

與之數知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二篇六國時

人在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賈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

解同章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說者非按左氏以

界楚師于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

○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鄆西

津在相州澄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

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

是南公之善識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

楚逢起之將如淳曰逢起猶言逢午也衆逢飛起交橫若午言

也聚也劉向傳註云蜂午雜音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

復立楚之後也正義曰為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

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月從民所望也

名卒被殺  
迎前婦人  
之慮不若  
即  
接以兵  
亦以兵  
本上不知  
至所屬來  
按中凡  
道通捷上  
文皆用也  
字提醒

通廣發治曰  
平按深淵知  
其者及耶至  
乘而乘何以  
不為以待  
之願令羽別  
攻襄城而擊  
以朱雞石余  
委君實案  
重而取也  
按羽初出  
即以前後

日以祖謚為  
號者順民望  
○正義曰軒况于反貽以之反  
軒胎今楚州臨淮水懷王都之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

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

從民所望也

從民所望也

從民所望也

者所太史  
公首其地  
見羽不定  
有為也

長頭陳王  
定必與上  
相陳王敗  
走及未聞  
所在相應

云地增說察  
立楚後先以  
死奇說標目  
此所謂說事  
之端也

拔項  
氏第一事  
惟立楚懷  
三心不知  
項世將  
王五則  
項世察其  
身爲樂地  
增項羽能

兵攻元父

正義曰元音剛又若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元父故城在交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與齊田榮

司馬龍且軍救東阿

正義曰且子余反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

秦時齊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走楚

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儻

子帝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逐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

與俱西正義曰下使色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

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蓋為與國重也

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

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濮郡陽在州東九

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郟伯國姬姓之國史  
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郟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

西破秦軍濮陽東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里

軍濮陽縣也秦立後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

東即此縣東秦立後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

後定陶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也

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

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

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

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

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

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秦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

李奎曰太史  
公項羽傳敢  
好立義章以

懷王一事  
非增抑立

則皆之所  
以失天下

逆則羽不  
容不滅然

羽不能不  
殺逆羽執

之立反為  
說是以王

而漢心滅  
秦氏始終

以種王為  
說是以王

何地卒之  
以懷王

不能將  
善懷王於

不能將  
善懷王於

不能將  
善懷王於

不能將  
善懷王於

不能將  
善懷王於

不能將  
善懷王於

不能將  
善懷王於

不能將  
善懷王於

不能將  
善懷王於

前一日義軍  
以後一日是  
痛人制領王  
意至其開關  
曉曉處其有  
時焉叱叱之  
二說皆非  
也市者以  
角開取  
言趙不敵  
齊其也直  
角開以未  
齊其耳  
齊漢書作  
比至安陽  
宋義救楚

彭城西沛公軍  
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也  
山義曰  
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漢碭縣也在宋州

東自五  
十里

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章邯令王離涉圍鉅鹿  
張晏曰涉姓  
間名秦野也

輪之粟  
應劭曰恐敵抄輜重  
故築牆垣如街巷也

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則台之

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

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  
瞿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

以沛公為碭郡長  
蘇林曰長  
如郡守也

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

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

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

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徐廣曰卿  
作慶

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與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二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

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  
索隱曰傳覽傳云從攻安陽和里則  
安陽在河南陳留師古以為

今相州安陽縣據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

魏書地形志云巴氏有安陽城改巴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

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

所理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按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

耳傳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河館王離項羽數絕邯甬道王

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其

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濟二日糧不至州明此渡河

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即今鄆州之東

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高會并入齊之路義雖知送之也

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絕章邯甬道及持三日

注大問  
恐有

上河  
字

王離盡盡  
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為長齊河經甬道持三日  
糧寧有邊留史家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

多不委曲說之也  
王離盡盡  
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為長齊河經甬道持三日  
糧寧有邊留史家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

羽軍身遺諸侯可謂此矣

惜其終制下羽軍重不反

卒亡其軀悲夫

揚侯曰羽是祭收等兒乃能奪其軍將之殆倚重乎

公故

楊侯曰將戰必敗亦不待

宋義能知高

陵以善生張

自三語何謂

知王義帝之

宋振向慶焉

之也

公義羽本

漢書作半救王劭曰言半量與名容半升也

胡練反顏監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

秦乃曰承其散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與趙趙舉而

秦疆何散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

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

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

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

正義曰枝音之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

移反梧音悟

共立羽為假上將軍

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

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成震楚國名聞

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

利頃餘復請兵頃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

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

可以破蟻也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也

言而不可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博音博

上而不可破其內蘇諡曰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

之蟻強言志在大不在小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散

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被堅

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

如羊正義曰狠何懇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

齊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

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父

軍無食糧

秦乃曰承其散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與趙趙舉而

秦疆何散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

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

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

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

正義曰枝音之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

移反梧音悟

共立羽為假上將軍

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

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成震楚國名聞

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

利頃餘復請兵頃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

利頃餘復請兵頃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

利頃餘復請兵頃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

利頃餘復請兵頃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

利頃餘復請兵頃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



項羽力足... 楚將也... 秦將也... 漢書曰義曰... 張晏曰軍行以市為陳... 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無不膝行而前莫... 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音取軍棘原... 張晏曰在漳南晉灼... 項羽軍漳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 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 相持未戰秦軍數却... 二世使人讓... 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 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士武事總言之外門為... 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 趙高不... 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 正義曰趙高... 走音奏趙高

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

九戰絕其用道大破之殺蘇角又穎曰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

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聲莫敢縱兵

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上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

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曰義曰於是已破秦軍項羽

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市為陳無不膝行而前莫

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音取軍棘原

張晏曰在漳南晉灼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

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

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凡言司馬

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士武事總言之外門為

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

趙高不

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

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聽計之

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索隱曰

子括也代號馬服崔浩云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

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所

蒙恬臨榆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州東南七十里漢陽周縣

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二歲矣所

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夕今事

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

其禍大將軍居外久多內怨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

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國將孤特獨立而

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索隱曰此諸侯

謂關東諸侯也

秦亦不過是

其卒能誅暴

秦諸侯橫

行天下豈獨

以力哉然由

之軍事殺戮

去下也固宜

不殺也固宜

不殺也固宜

不殺也固宜

不殺也固宜

不殺也固宜

不殺也固宜

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  
行而其最蘇秦相六國號為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  
蘇秦然戰勝與秦合號曰連橫約其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  
之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惟妻子為從平章耶  
浩云質斬入楯也又郭注二蒼云質坐楯也  
張晏曰侯軍候官名始成其名  
使項羽欲約約未  
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  
康曰津水津名也在鄴西二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南  
至梁湛孟康云在鄴西四十里又關駟十三軍淮南與秦戰再  
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梁朝故縣也字又不同  
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汧  
元云汧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汧城北入漳○正義曰括地志云  
汧水出懷州河內縣北大行山又云故邯城在河內縣西北  
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  
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  
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沮水南  
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七年七月也騷案應劭曰沮水在湯陰界  
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沮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

目周同小同  
以此泥此等  
象非無本末  
者後人效為  
之非也  
劉辰翁曰叙  
鍾鹿之戰勇  
躍振動極死  
平生  
吳澄曰山三  
無不字喚起  
精神  
茅坤曰項羽  
最得意之戰  
太史公最得  
意之文  
凌約言曰羽  
殺會稽守則  
丁府帽伏莫  
敢起羽殺宋  
義帝侯皆懼  
伏莫敢起請  
羽拔鹿鹿請  
侯莫敢從兵  
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  
行而其最蘇秦相六國號為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  
蘇秦然戰勝與秦合號曰連橫約其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  
之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惟妻子為從平章耶  
浩云質斬入楯也又郭注二蒼云質坐楯也  
張晏曰侯軍候官名始成其名  
使項羽欲約約未  
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  
康曰津水津名也在鄴西二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南  
至梁湛孟康云在鄴西四十里又關駟十三軍淮南與秦戰再  
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梁朝故縣也字又不同  
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汧  
元云汧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汧城北入漳○正義曰括地志云  
汧水出懷州河內縣北大行山又云故邯城在河內縣西北  
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  
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  
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沮水南  
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七年七月也騷案應劭曰沮水在湯陰界  
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沮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  
自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正義曰到新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瀘池縣  
胡郎反到新安東十二里漢新安縣城也自以秦卒處諸  
侯吏卒異時故錄使屯成陽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  
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放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  
多竊言曰章將軍坐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將即不  
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  
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  
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  
秦於是楚軍夜擊院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

已破秦軍諸侯勝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進而人愈恨下四莫敢字而羽當時勇猛宛然可想見也倪思曰二世不聞敗議章邪者自地高也不得見還定其意已決不致出故道又岸蓋汾曰越高用事十中一句足盡推巨懼之禍相維驥曰秦將證甚明切此部所以易動也按徐射秦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謂曰時關在弘農縣衙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索隱曰頡師占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濟澗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周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公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等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矣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子而東日在新豐東陳十里舊大道北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下破口名也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又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

事適與欣之見合欣太史公下一亦生按長史欣登司馬門三月及高果使入追之欲以法誅邪已露其微矣陳餘塞青殿禍之語其善揣情事哉耶万危疑况長史欺之報又先之安得不懼而疑楚耶按耶始欲約約未成而羽使擊之既後欲

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死且不避沛公正義曰為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徐廣曰鯁音七若反鯁名駟秦服虔曰鯁首淺鯁小人貌也楚漢春秋鯁姓也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上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見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

約因糧必而復聽之  
此大史公叙事筆卷處而初之兵謀亦業見矣  
圖李廷机曰或問項羽後使項籍若在能而為之臣子子編謂羽必殺項何羽以知之深為意耶敗死羽堅無補梁之亦無怨耶之意羽則侯而皆草罪為項王則德之也羽初以補羽士將宋家以臣

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上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却曰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在屬且為所虜莊則

武其君義帝亦何有於叔之言即欣之報與餘所遺書情事太史公以爲善趙高四等若之可謂然而政矣  
考坤曰置那楚軍中此羽之德不足人必受不足以定天下履高傳曰然既秦卒何樂筆之五二多字可玩多有不盡然也  
王世貞曰項氏之阮家也係也天其使六國乎雖

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擁紆共反盾食九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正義曰直江反噲遂入披帷西嚮立頭自視項王正義曰項昌真反項髮上指目眦盡張曰此沛公左室乘樊噲按劍而跽曰索隱曰其乳反謂長跪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拔劍切而啗之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餞人則去聲自食則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有虎狼之心殺入

然亦可以謂

秦之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

西入武關

居于霸上

內項羽軍

羽大將亞

父至關不

為入怒曰

沛公欲反

耶即今軍

欲先關門

關門乃開

張之案曰先

着此一節便

意下文叙事

張然

仇思曰增既

知爲天子氣

又云急擊勿

失亦愚矣

如不能舉刑人如忍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

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

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

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

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

曾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

都尉陳平召沛公徐廣曰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

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

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

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

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上軍在鴻門上沛公軍在

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軍騎脫身獨騎與樊噲會夏侯嬰斬

彊紀信等四人索隱曰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持劍盾步從酈山下道芷

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五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

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私仇

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

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召項王

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

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鳥來反

賢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

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

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

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惡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此文字

與後夜字

相顧且慮

且可字

王維補曰張

良反問沛公

是其亦則長

蓋份曰他言

當時問答累

數一言沛沛

公者迫之情

本意

唐順之曰叙

同答處而旨

見之下如目

意前古云

無禮之盡

籍

項伯之私約  
即丁公之私  
釋世於漢為  
有恩於楚為  
不感於法為  
實統漢主定  
天下斬丁公  
是矣而其項  
伯何哉

者足踰將飛  
者翼伏將奮  
者足踰將飛  
者翼伏將奮  
者足踰將飛  
者翼伏將奮  
者足踰將飛  
者翼伏將奮

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張晏曰沐猴猶猴也。索隱曰言猴不在久項王聞之竟說

者楚漢春秋楊子法言云說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

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

時服度曰兵初起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

事暴露於野二年。正義曰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

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

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

小也。索隱曰服度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講

解蘇林云媾和也是媾之與講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

然事已又恐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

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王

巴蜀漢中都南鄭。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鄭州所理縣也。而分關中王秦降將以

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立。索隱曰

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時名太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

曰廢立。正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廢立古城在雍州

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

引水灌廢立章邯自殺更廢立曰槐里。蘇林曰櫟音樂

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

塞王。韋昭曰在長安。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正義曰櫟

志云櫟陽故城各萬年城在雍州櫟陽東。立董翳為塞王王上

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塞王更名高奴

延州州城。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殺立申陽者

漢高奴縣。徐廣曰一云殺立公也。服虔曰殺立縣屬山陽申姓陽

名文穎曰姓殺立字申陽贊曰殺立公申陽是殺立縣名。張耳

殺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正

項伯之私約  
即丁公之私  
釋世於漢為  
有恩於楚為  
不感於法為  
實統漢主定  
天下斬丁公  
是矣而其項  
伯何哉

曰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  
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  
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維漢以水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  
加佳佳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

三秦城邑

居勤七十更

不及外黃黃

口兒公莫舞

公莫舞公舞

徒為兩不命

由來雖有德

不在沛公生

與死之在此

辭深憤死抱

錄之參者

凌約言曰上

已紀坐次至

此猶不脫西

向立三字非

持據應有補

定案在自

何等針線

按生之云

按生而臨

言無礙案

上風塵

除水以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

加佳

云棟劍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

志云陽翟縣是屬潁川郡夏禹之國

有功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

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

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

羽改曰襄國立張耳為常山王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

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

其周公且之子為邢侯左傳云凡將邢茅周公之胤也

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

州安豐縣南百二十二里本六國偃姓阜

縣之後所封也黥布亦阜縣之後居六國

諸侯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番令故號曰

立芮為衡山王都邾

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

子曹姓狹居至魯隱公徙邾音機

義帝柱國共敖

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

漢書音義曰本南

郡改為臨江國

都江陵

陵荆州縣史記

江陵故郢都也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徐廣曰燕將臧荼從楚

救趙因從入關故立秦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

日都即墨止義曰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

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

齊將田都

從其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

言臨菑誤正義曰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也即古

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管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

鳩氏虞夏時有季則殷時有逢伯陵殷未有故秦所滅齊土建

薄姑氏為諸侯國此地後太公封方五百里

故秦所滅齊土建

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

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

正義曰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

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

正義曰地理志云

屬豫

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

正義曰括

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

故因環封三縣

漢書音義曰

本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

故因環封三縣

南皮

之番君將梅銷

韋昭曰

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

見矣

以承劍非

長跪也

王維禎曰叙

曾入衛而公

款如見一字

小可也

曹份曰見曹

勇列空檣勃

唐海曰魯語

卽布公語項

羽者入卽項

伯語項羽者

皆漢良教之

也

要約言曰未

有以康以伯

言先入而會

適投之也

茅坤曰前為

西向然于此

更亦從會坐

羽之奪氣可

見矣

史記卷六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項羽本紀

齊曰紀中

三日為之奈

何所以形容

漢王之窘迫

者至矣

陸端東曰鴻

門時項背捨

鴻鴻滿時漢

聖不肯捨項

故項王為夫

漢漢王為句

按君公其

臣者見此

董份曰當時

鴻門之宴必

有禁衛之士

謂凱出入沛

公之不能輒

自逃鴻且疾

走二十里亦

已移時沛公

良曾二人俱

曰良久初在

內何為竟不

一聞而在外

竟無一人為

羽之耳目者

任其出入往

來而莫之誰

何恐無此理

列楚增欲擊

霸王

正義曰負殖傳曰淮南

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也

楚王九郡都彭城

彭城為西楚

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至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

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

為旌麾之下乎顏師項王

古劉伯莊之說皆非

方千里必居上游

如淳曰

椰音維

殺之江中

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

廣弗聽茶擊殺廣無紋

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

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

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

王三齊

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

下室不奉公盡王故王於

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

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

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

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

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

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或曰蕭令也

時令比皆捕公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

正義曰負殖傳曰淮南

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也

楚王九郡都彭城

彭城為西楚

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至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

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

為旌麾之下乎顏師項王

古劉伯莊之說皆非

方千里必居上游

如淳曰

椰音維

殺之江中

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

廣弗聽茶擊殺廣無紋

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

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

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

王三齊

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

下室不奉公盡王故王於

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

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

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

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

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

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或曰蕭令也

時令比皆捕公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



史公叙事  
首曰曹無  
傷言於項  
羽及會則  
曰此曹無  
傷言以曹  
之至選軍  
又曰立誅  
曹無傷以  
結之此條  
理精高處  
元駁曰收貨  
賢婦女反漢  
王此亞人所  
以大沛公而  
項王也  
陸羽家曰以  
名絕立更思  
首曰曹無傷  
之度哉材所  
不故也  
按師上云  
嚴請入衣  
冠者心小

曰齊欲與趙拜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丘九江王  
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  
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  
原民殺之逐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田榮降卒係虞其老弱  
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  
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劫運戰未能下春漢王  
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索隱曰按漢書作劫字○徐廣曰塞翟魏股河南駟案應劭曰雍翟塞股韓也  
韋昭曰塞翟股韓魏也雍時已敗○索隱曰按徐廣韋昭皆數  
翟塞及股韓等類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股韓亂意  
略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  
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亡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  
者塞翟河南魏股也○正義曰師古云諸侯之說皆非張良遺  
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  
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股  
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  
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  
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塞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上卒論

項人也  
項王為帝  
不自楚而  
項王有及  
之義不獲  
不約之言而  
秦漢書  
項字  
項項和分  
王天下  
任項項故  
太史公叙  
項項將功  
項其定封  
項其用故  
字因字項  
項之  
項之曰最  
項和又齊  
王項家曰叙  
項有斷齊并

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卽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  
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五諸侯兵凡兵劫  
降上卒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土  
發謂差動發也收謂劫略收斂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中  
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  
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上則五諸侯兵也更著  
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凡五十六萬人  
傳云漢二年山中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是  
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  
出胡陵止義曰括地志云徐州魯兗州曲阜縣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縣屬也四月漢皆已入彭  
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止義曰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為宋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也而東至彭城日中  
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且擊之至口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噴  
泗水皆在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止義曰楚又追擊  
至盩厔東睢水上徐廣曰盩厔在彭城睢水於彭城入泗水○  
睢音雖括地志云盩厔故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  
首受於儀縣葭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西行千二百六十里

不遺良史哉  
周如春曰歷  
秋分王諸將  
又親如諸將  
怒浪橫波音  
亞叱叱之風  
易維復曰荒  
曹年七十不  
義隆準公而  
事事憐憐猶  
厥者其識哉  
已不及良平  
然而說梁立  
楚後則為天  
下兵謀一言  
又良平謀不  
及也良非地  
說則橫陽君  
之為尋後亦  
不得盡宗國  
之誼矣及親  
增相乳圖天  
下謀皆不之  
干親至于賊

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曰擠音濟民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  
睢水睢水為之不流正義曰為圍漢王三面於是大風從西北  
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徐廣曰亦作昏字逢迎楚軍楚軍大  
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  
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  
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  
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二日雖急不可以驅  
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  
后間行求漢王贊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酈審趙二人  
慕其姓名如淳曰間出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  
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正義曰蘇林云以  
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顏師古云  
周呂封名今武其諡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為漢將兵居下邑

魏義使使初  
天下之首  
之兵名增不  
然何木義之  
開于前而故  
也  
劉辰翁曰一  
田榮不封迷  
生此故固知  
立功易為尊  
難也  
其地曰羽以  
而三田卒不  
相察因而內  
亂自相併而  
羽亦因不能  
定

徐廣曰在梁○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也漢  
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按今下邑在宋州東一百一十里  
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  
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一十而傅  
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十三歲而後役  
六尺二十寸以下為罷廢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  
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  
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比自發之末一十三為弱過  
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二十倍於古者○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歲  
更五月而休又顏云五當為二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  
邊總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二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  
倍於古也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  
索間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各屬河南有索亭音灼曰索音柵  
十里鄭之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鄭太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南  
大索城杜預云成皇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  
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楚  
故有小大之號按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即此二城耳楚  
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

漢

其令為王  
以淮漢節封  
三秦地漢故

劉辰翁曰  
房故處在并  
反書以開漢

茅坤曰  
之北定三五  
如漢元光

揚慎曰  
事實部字體  
光緒曰按

漢王部五  
諸侯兵我  
楚高帝紀

字師古註  
云凡兵初  
率士未末

而後發  
楚亦以為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

皆漢漢軍榮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瓚曰敖地名在榮陽西北由臨河有

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正義曰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都一夕而為湖漢帝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

范增急圍榮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

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

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正義曰上如使者歸報項

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六

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

發背而歿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延中有亞父井使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延上長史初視事比自然

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正義曰補七錄及史浩云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觸臙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范增居此山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

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一十人楚

兵今為王  
以淮漢節封  
三秦地漢故

劉辰翁曰  
房故處在并  
反書以開漢

茅坤曰  
之北定三五  
如漢元光

揚慎曰  
事實部字體  
光緒曰按

漢王部五  
諸侯兵我  
楚高帝紀

字師古註  
云凡兵初  
率士未末

而後發  
楚亦以為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楚事實

百不遇九  
漢書作跳字  
漢書作跳字  
漢書作跳字  
漢書作跳字  
漢書作跳字  
漢書作跳字  
漢書作跳字  
漢書作跳字  
漢書作跳字  
漢書作跳字

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索  
隱曰音徒周反 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王門渡河走修武  
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  
漢使兵距之鞏今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  
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  
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曰積音積賜反  
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  
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  
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西  
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  
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  
從廣武中東南流今泗無水城各有二池在敖倉西郭緣生述  
征記云一欄橫絕土過名曰廣武 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  
相對皆立城漸逐號東西廣武 如淳曰高祖几  
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

亦不可盡  
非之也  
唐順之曰叙  
漢主一家流  
離之狀如自  
見之  
王楙曰高祖  
與項羽戰於  
彭越為戰行  
高祖怒欲斬  
項羽十餘條  
項羽力不能  
存一子不得  
已棄之可也  
他人為收豈  
不苦幸何斷  
斷然欲斬之  
其天性殘忍  
如此高祖豈  
時於二子

中果督方商人謂之姐也○索隱曰姐亦机之類故夏侯  
論為机机猶姐也此太公於牲肉故置之姐上姚察按左  
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  
引詩人亦謂此為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  
即是項羽坐太公姐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  
亭顏師古云姐者所以薦肉不欲爭之故置姐上 告漢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可約  
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  
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  
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又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  
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  
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決雌雄毋徒苦  
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項王令  
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縣楚挑戰二合  
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

史記卷之九

項羽本紀

九

秋父亦然當  
項羽置太公  
於坐上赫蹏  
可畏無地權  
老而分焚之  
言優游暇豫  
出於其口而  
不知愧羞而  
頂羽所項伯  
之言而赦之  
萬一激其憤  
怒果就鼎鑊  
高祖將何以  
處後人見項  
羽不烹太公  
遂以為高祖  
之神不知亦  
幸耳

王曠自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  
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公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  
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韋昭曰且淮陰侯與龍且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怒使射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參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  
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陳留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鄭邑也後為陳所拜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以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  
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

趙亦反漢  
與楚和見  
張耳韓信  
傳  
洪適曰博格  
動項入立樓  
王及項奮王  
之地已而殺  
之  
宋能引  
者臣大進  
之以  
與將殺先  
入關中者王  
之沛公既先  
定關中則當  
知約地乃誰  
羽殺之羽之  
救趙殺上將  
宋文增為未  
將坐而視之  
地秦降卒殺  
秦降士應秦  
宮室增皆親  
為之未嘗聞

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二蘇林曰今之舍人兒也項曰換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聞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躡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水在濟陰界如漳曰汜音祀左傳曰鄘在鄭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臯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索隱曰按汜汜水見名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榮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臣瓚之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汜水原出洛州土汜水縣東南三十一里方山山海經云浮戲之山汜水出焉

卒半渡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外長史蒙驁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前文曰劉音經鼎反以所剄為例大司馬外長史蒙驁長史欣亦故襍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一言也至於  
樂陽之役身  
遭及開然後  
發怒而去嗚  
呼歎哉哉增  
蓋戰國從橫  
之餘見利而  
不須義者也  
楊雅頌曰齊  
又父與魯易  
也而頃公免  
難此則可以  
君命迫而得  
也漢王在榮  
陽紀信請襄  
王車誑楚而  
王得脫信哉  
漢之丑父乎  
其父遇卻子  
旌其節而免  
死信于死不  
免楚身之戮  
歟不亦信豈  
計哉信知有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

昧於滎陽東漢書音義項王至漢軍畏楚畫是險阻是時漢兵

盛食多項王兵罷不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

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

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正義曰應劭

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

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只為一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楚引河水

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鴻溝而東者為楚

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

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

平國君正義曰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肯見曰此天下之期

郡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

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

半韋昭曰凡數二分有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

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

也正義曰遺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

如淳曰夏音賈○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大康縣入漢陽夏縣

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大康縣城夏后大康所

築階改陽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

徐廣曰在陽賈駟案音灼曰即固始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固陵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而信越之

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擊而自守謂張子房

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

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大

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嘗經界

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正義

曰傳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也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

自陳著海拜齊舊地蓋與齊王韓信也

不知有身  
矣而丑父之  
呼有伴生之  
心乃有愧  
信者耶  
劉知幾曰叙  
事之跡有唯  
魯去事跡而  
人可可見者  
史記紀信  
為項羽所圍  
代君而出此  
則小言其節  
操而忠義自  
彰所謂惟書  
其事跡者也  
楊慎曰世豈  
有乘青屋在  
露澤者哉又  
况矣乎如受  
敵楚何以使  
漢王得問此  
事  
王世貞曰帝

之諸功臣孰  
有大功紀信  
者而帝卒不  
何也評無  
後漢一可也  
甲心侯國之  
可也而公然  
者其後而  
其少學之降  
也非史幾平  
張之宋曰日  
燒楚積聚日  
紀信彭越反  
深地往來若  
楚兵若此之  
謂也篇中即  
目不可不  
備也  
積聚羽乃  
今曹令守成

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拜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  
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  
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

正義曰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

也劉賈入國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而東北至該下

至該下徐廣曰在沛之汶縣汶下交切駟案應劭曰該音該李

名在沛郡○正義曰按該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

邑及堤在該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直源縣東十甲與老君

相接汶音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

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

戶交反云舒今廬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

里區姓外餘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

垓舉九江兵正義曰九江郡壽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

於此置九江郡應劭云即至王負芻為秦將王翦蒙武所滅

自廬江尋陽分爲北江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

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

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

楚歌雞鳴時歌也○正義曰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飲

越吟若在雞鳴爲歌之名於理則不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

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

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正義曰括地志云虞姬墓

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家

也常幸從駿馬名騶正義曰音佳顏野王云青白

色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騶也常騎之於是

項王乃悲歌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

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

音胡臥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項王泣數行下正義

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正義

色庚反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騶正義曰其

下郎反乘曰騎麾下壯士騎從者正義曰麾亦作八百餘人直夜潰圍

王維預日始

項伯令沛公

於鴻門則以

與張良善故

乃今復活太

公則以沛公

約爲婚姻故

羅大經曰漢

高祖謂項羽

曰吾公孫則若

爲此語理甚

長左氏傳者

敗于善言人

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

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

欲以蕭同叔子為質者人曰蕭同叔子非也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皆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皆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皆君之母也

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

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曰東城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乃有一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

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義曰卒此天

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

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

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

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遇山東分為二處

九頭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

呼馳下正義曰大故反漢軍皆披靡正義曰上披彼反遂斬漢一將是

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

辟易數里正義曰言人馬俱驚謂張易音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二處漢軍不知

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二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救數

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

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項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

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注水經云水又北

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橫船以待項羽即此也

江亭長橫船待徐廣曰橫音儀一音俄駟案應劭曰橫止也孟

謂整船向岸曰橫。索隱曰橫字諸家各以意謂項王曰江東

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藉與江東

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

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藉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

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正義曰騎音奇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

十而顧不

按舍人兒

年十三尚

能說羽放

外黃項坑

者庶父七

項羽之不修  
太公也付堅  
之不殺慕容  
聖也幸非天  
千雖然有君  
德焉  
按連用三  
不致字模  
寫羽威猛  
如畫  
按師古云  
間微開之  
也  
隨陸璣來曰  
項王此計雖  
實於所外  
黃之言則誤  
矣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三三



能諫以  
致致子學  
彭生扶  
二十萬  
智愚之相  
去何遠哉  
設羽以其  
在增光而  
任人入見  
楚之為楚  
未可知也  
唐順之曰徒  
以雅量也  
必矣  
凌約言曰  
中用當是  
凡八處轉  
轉換何等  
神非此三  
提提不  
下文法最  
按大史公  
叙漢曰取

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

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

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所之指王翳曰如淳曰

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曰漢以一

也錢邑萬戶吾為君德徐廣曰亦可功德之德也正義曰為十

德於羽一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

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

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

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道記其中水縣屬河間正義曰地理

封王翳為杜衍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王翳也

陽縣西封楊喜為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

封楊武為吳防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正

縣子血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

此為唐裕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封呂勝為涅陽侯

曰五人後卒皆諡壯侯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正義曰

涅年結反括地志云涅陽故地城在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本

漢舊縣也應劭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一月也項王以

云在涅水之陽始皇十五年已巳歲生時年二十

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

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

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

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

阿東縣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

里半許毀壞有漢主為發哀送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

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

故曰射陽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

射陽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

劉襄為平臯侯徐廣曰名化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

桃侯也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臯縣按作音徒何

教者東曰  
既教者食  
日兵成食  
多叙義日  
德德積聚  
日德楚積  
食日兵罷  
食日兵罷  
兵少食盡  
皆紀中開  
鑑當新  
尤緒日項  
羽之待義  
王猶夫差  
之待勾踐  
夫差之仇  
怨也怨何  
陳之仇怨  
也陳項羽  
之仇怨也  
小漢王之  
負約也六  
按項王非

特暴虐人

心不歸亦

從業無統

一天下之

志道其既

滅厥陽而

都彭城既

後彭城而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劉榮陽既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曰孔文祥云周生漢時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

項羽亦重瞳子羽管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豪傑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龍

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

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正義曰項師古云背關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

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

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正義曰

律反五年謂高帝元年卒首子

身死東城尚不覺藉而不自責過矣乃

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亡秦鹿走為楚狐鳴雲霧沛父翹挺吳城動開魯向勢合礪兵猶子無罪亞父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女連

約王漢皆開懷楚帝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

臯久拒戰非無功天實不與差彼蓋代卒為凶路

增王世貞贊曰力拔山氣蓋世唱烏發萬馬廢目擊雖劍

如虹挺奮修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天

九宇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

誅未足耐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殺象高又負約而攻

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滋此固天巧之默會而

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散群策而自屈其力意寧

揚維積曰孟子云為天下戰民者桀與紂也籍亦為漢賊者

王世貞曰項伯之欲誅項伯一矣佐籍亦可伯余則曰籍之身耳籍之仁婦人之仁耳義以在太公之能

唐順之曰敘事何等節奏

按曰八百日百曰二十八日四日二日

按曰八百日百曰二十八日四日二日

按曰八百日百曰二十八日四日二日

按曰八百日百曰二十八日四日二日

按曰八百日百曰二十八日四日二日

大計而決戰德馬童而授首終不脫此咎厥歐氣高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豈其甚哉  
所以謂呂馬童者至是亦可悲矣敘事得人情且動人 按鄧屋云吾為汝德令公我以為功也  
書其數又功為取也見周勃傳註 按大史公字法緣發不一若此則則專用已字乃字亦字則字  
以補籍為侯其枝屬較之殺秦降王子嬰者迥別矣帝王氣象發乎此 劉辰翁曰一傳伯力已  
高此則則加他諸以補書中所闕所謂事無重出者正此類也 劉辰翁曰一傳伯力已  
自休至何孟春曰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勾踐長頸馬家馬亦長頸而  
後彼皮相者其足與論上乎 按興二字相應一年五年正其易俱開健 劉辰翁曰一傳伯力已  
漢書改過失陋矣

### 史記評林卷之七終

### 史記評林卷之八

### 高祖本紀第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論法無高以沛豐邑中陽里

**人姓劉氏**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

之後別食邑於范王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為劉氏劉氏隨魏徙

太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命

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為族諡者以為天子賜姓命

為姚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

即遂以虛為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

以統數系百代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籍言

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姁氏契姓子氏弃

姓姬氏是也按漢史補水為沛字李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

郡治相城故註以流為小沛也字李此單云字亦可疑按漢

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伯云高

第坤曰讀高  
冠冠須參項  
冠冠兩相得  
失履下一入  
手

據補書  
高祖追稱  
之也及叙  
其相事則  
稱劉季及  
得沛則稱  
沛公及王

漢則稱漢  
王父即皇  
帝位則稱  
王此大史  
公用意親  
尊處

王叔曰按蕭  
丞相表叙列

父曰太公  
索隱曰皇甫謐云各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煇與沛

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

毛生曰劉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子孟康曰長

執嘉母曰劉媪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張安君

王叔曰按蕭  
丞相表叙列

父曰太公  
索隱曰皇甫謐云各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煇與沛

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

毛生曰劉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子孟康曰長

執嘉母曰劉媪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張安君

王叔曰按蕭  
丞相表叙列

氏所出云太  
公名煇字執  
壽生四子伯  
仲那交拜即  
漢高帝也馬  
永卿謂風俗  
尊禮上皇無  
名母媪無姓  
此說非矣  
劉辰翁曰姓  
劉母則固姓  
母媪又禿甚  
或隨俗所稱  
以見其初則  
曰劉媪耳  
楊慎曰劉媪  
與神遇無言  
姬夢黃龍據  
慶之理或  
有之若太公  
往視則怪甚  
矣太公何名  
劉媪何姓遷  
皆不知而獨

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媪  
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謐云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  
執嘉妻合始遊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  
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媪媪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  
碑文其字分明作媪字云云母媪媪氏貞與賈賈復徐彥伯魏奉古  
等執對反覆沈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正  
神曰媪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  
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籙銜赤珠出刻  
日英吞之生高祖詩合神霧亦云舍媪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  
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  
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濯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  
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歿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  
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二十三里顏師古云  
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  
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  
史遷皆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  
索隱曰  
神霧云赤龍感女媪劉季  
興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  
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  
而龍顏服虔曰准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頰額額也  
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穎說是高  
祖感龍而生故其額貌似龍長頰而高鼻  
美須鬣左股有七

知其人所不  
知者甚矣  
惡之好怪也  
手无曰高祖  
在母身之時  
息于澤陂蛟  
龍在上及起  
變漢軍氣  
成五色將入  
咸陽五星聚  
東井天或者  
廟秦滅其文  
章漢因之  
故先受命以  
文為瑞也  
蓋份曰意豁  
如也四字最  
善狀高祖  
劉辰翁曰王  
媪或曰為  
一人故又曰  
武負王媪以

**士一黑子**  
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知龍背龍腹長  
七尺八寸合誠圖云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額多黑  
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  
水各居一左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  
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  
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此呼為  
黑子吳楚謂  
之誌誌記地  
**仁而愛人喜施**  
正義曰喜許記  
意豁如也  
服虔曰  
反施尸歧反  
**常有木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  
應劭曰  
試補吏  
為泗水亭  
長  
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  
水亭長也國語有萬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  
訟許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  
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賣酒**  
韋昭曰貫賒也貫音世又時夜  
反廣雅云貫賒也說文云貫貸  
也臨淮有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  
侯劉纏而此紀作射陽則貫亦射也  
**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  
**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  
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曰  
樂彥云借讎為售蓋古字  
以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  
大度既貫飲且讎其數倍價也  
**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  
責  
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傅別券書  
也蓋子云傅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

高祖本紀

二

別之又言此  
而家愈明為  
希于美項疾  
報矣不知此  
婚猶懸懸否

揚侯曰常時  
車駕出則禁  
觀者此時則  
離民觀故曰  
繼現

按祖之言  
秦帝之言  
較之項羽  
三彼可取  
而代也氣  
象自是迥  
別

凌約言曰觀  
此文伸縮起  
伏簡潔嚴明  
而敘事情之  
法亦具于此

按給字下  
用實字得  
一正一反  
法

按自古其  
雄不規規  
于小節類  
如此

凌約言曰有  
呂公女一何  
則後叙相  
后孝惠魯元  
處方有力而  
與且且有血  
脈

漢書似作  
以字最是  
王整曰高祖  
一言足以感  
以此其異有  
得不下張本

書故可折至  
終總奔不責也  
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  
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  
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縱觀觀秦皇帝  
正義曰包慢云上音館  
下音官恣意縱觀也

唱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  
漢書音義曰  
單音善父音

善沛今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  
呂公名文  
字叔平也

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  
孟康曰主  
吏功曹也  
主進文穎曰主賦歛禮進  
為之帥○索隱曰鄭

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  
氏云主賦歛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  
字本作責聲轉為進進宜帶數負進義與此同  
曰大夫客之  
賢者總稱之

給為謁曰  
應劭曰給敷也音殆○索隱曰韋昭云給許也劉氏  
許為謁謂以札書姓名者  
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也  
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  
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

何曰劉季固多太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  
在果反下  
無所訕  
正義曰音  
酒闌文穎曰闌言布也謂飲  
在臥反  
呂公

因目固留高祖  
正義曰不敢對眾顯  
言故目動而留之  
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甲  
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  
相人多矣無如季

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  
正義曰息生也  
願為季箕帚酒罷呂  
媼怒呂公曰公始當欲奇此女與賢人沛令善公末之不與何  
謂所生之女也

自安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  
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  
元諡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

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  
侯王姑曰太長公主儀比諸侯王  
高祖為亭長時嘗歸之  
侯王曰曰太長公主儀比諸侯王  
呂服虔曰告音如嗶呼之學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古曰告凶曰  
呂亭子康曰古者各使休假曰告又音響漢律吏二千石有

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  
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  
索隱曰韋昭云生請歸乞假也音告謂之告戰國策曰商君告  
歸廷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服音

揚循言曰此叙斬蛇等法又自一片境泉

楊循言曰斬蛇事亦自托以神靈其

之愚夫婦耳大虹太靈龍未龍流火

魚皆所以非帝王之具起者此斬蛇之計所由設也

光緒曰陶隱居載漢高祖以始

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太

篆書即斬蛇劍也及書常服之

又西京雜紀云斬蛇劍長七尺

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屑亦水

有詩云天門列缺曜真龍太澤

寒雲抹劍鋒鬼母夜號妖血冷

比風吹出綠芙蓉一云綠芙蓉即高祖所

客其劍得之於南山王維後曰先叙相者先父

如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鄉大夫歸罷厭事少所嗜欲求號與嗥同古者皆用有此語今服皮蝟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為得然此告字當與日語

詔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 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

中童子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賢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無不饋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賢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

人所以賢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賢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賢高祖問曰未遠乃追

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以君君相賢不可言高祖乃謗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賢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

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 冠今鶴尾冠是也求盜者舊謂持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 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鶴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魯父陳時時冠之 正義曰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同 及賢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正義曰首曰冠師古云後魏乘以上不得冠 高祖以其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以自度比劉氏冠即此也 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

至皆亡之 正義曰度田洛 酒 正義曰夜徑澤中 索隱曰舊音徑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

且從 令一人行前 正義曰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小徑 音下上血反

曰鄭玄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 索隱曰漢步道曰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曰漢

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一文不同者崔豹古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

賢當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言之 正義曰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招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川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 蛇遂分為兩 索隱曰謂斬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 蛇分為兩段徑開行 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身殺嫗曰吾子白帶子也化為

王維後曰先叙相者先父

不知其處此  
言妻姬因忽  
不見記得奇  
異處有繡藉

張之象曰此  
言心獨喜言  
負後又言高  
祖心喜此言  
諸從者曰益

畏之後又言  
布中子弟開  
之多欲附者  
每假俱有結

構  
按心喜漢  
書作又喜  
按沛中子  
弟二句是  
結上起下  
之詞

凌約言曰終  
而該簡而明  
叙事輕重接

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

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

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樓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曰畦時畦音尸圭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衰敗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水德秦為金德與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人乃以姬為不誠欲

答之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姬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包愷伯莊音古孝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

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高祖即自疑區

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將也碭縣在泗水固故隱於其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吕后與人

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曰京房易

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願師古曰四方常有太雲五色也俱而不申其下有賢人隱疾故吕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

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廿九年

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人○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氣萬示不相表始者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上以趙高為二世殺之七

上號為張楚索隱曰斬縣各屬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索隱曰漢書作教百人劉

君何為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秦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人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索隱曰說文云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教百人劉

則是百人是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誦曹讀曹怒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

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

倪思曰蒲何在呂公所以季多大言也成事及為沛

冷評曰此

史記卷八

之殆呂公也  
教也  
委約言曰高祖起於時規模即其諸公不同

按漢書故字下有也字無上赤二字

一眉布也書

敘曰別於常連下句讀竟章即身從陳而令別將

按項乘與田榮同攻

今屠沛索隱曰沛謂沛城多所誅殺故云屠沛令其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

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

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沛侯

起今置將不善豈敢涂地索隱曰言下朝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

輝正義曰能不能也高祖謙言村能薄劣不能完全其象能者不能完父兄弟此大惠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

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

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覺且卜筮之其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

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

沛公起沛公起沛公祠黃帝祭出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

祠黃帝祭出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祠於阪泉以定天下

而費鼓應劭曰費祭也殺牲以血塗鼓費鼓費曰祭禮記及大戴禮有費鼓之禮

左又救取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費血祭也司馬法曰血千散散

阿破秦軍祠及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為費費以為皆無

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費費亦必費之應劭云費呼為費馬

獨追此註問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去原之費費呼為費馬

為期於其下故曰旗也或作田所殺蛇白帝殺者赤帝子

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三千

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立音房豫屬山陽郡○索隱曰胡陸還守豐

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戲陳人攻穎水

戲任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

王田儉自立為齊王項氏起兵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

則平壯將兵圍豐三日出圍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

皆名也

王九思曰陳王遣入關將時救沛難于入關秦大軍在趙既有當之者則入與崇易為九



交約言曰此  
田當世與人  
意人又入以  
其意飲之故  
曰請曰此而  
不若姓名實  
可通見

川字壯如淳曰敗於薛至戚  
如淳曰戚音將毒反○索隱曰  
壯名也晉灼云東海縣也鄒德也懼位  
如淳讀李登音千管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沂州臨  
沂縣有漢戚縣故城地理志云臨沂縣屬東海郡  
沛公左司

按夫幾二  
字前此無  
人道師古  
云扶或云  
文尚年之  
意

馬得泗川守壯之  
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  
得泗川守壯而後之沛公還軍亢父  
鄭德曰亢音人相亢朱只父  
舊音劉劉伯莊包遺出同音苦浪反○正義曰音剛  
又苦浪反括地志云凡父縣也沛公屯軍於此也  
至方與周

按夫幾二  
字前此無  
人道師古  
云扶或云  
文尚年之  
意

豐故梁徙也  
文穎曰泗水東下條假為秦所  
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氏字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  
服虔曰雅故也  
公蘇林曰雅秦也及魏招之即又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  
能取沛公病還之沛公死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蜜君  
秦嘉又類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密縣君者口陳勝傳曰廣陵  
秦嘉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郟號曰大司  
馬又不為密縣君東陽蜜君自人秦嘉又自人○索隱曰  
被下文直云東陽蜜君又別言秦嘉明臣瓚之說為得顏師古

按夫幾二  
字前此無  
人道師古  
云扶或云  
文尚年之  
意

以當是姓君  
者時人號之立身駒為假王在留  
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  
在徐州沛縣東南五  
十里即張良所封處  
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

今雜楚軍  
出兵於秦  
軍破一軍  
之下則疑  
於楚漢與  
彭越俱攻  
秦矣此太  
史公失考  
前後亂  
書稱年月  
別之良是

邯從陳別將司馬尼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  
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上北定楚地  
索隱曰韋昭  
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  
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  
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  
索隱曰韋昭  
劭云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相  
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  
東陽

茅坤曰勝生  
雄心豫高水  
度

兵聚曹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  
拔之  
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  
還軍豐聞項梁在薛  
正義曰  
薛縣故  
從騎百餘往見之  
徐廣曰  
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  
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  
沛公還引兵攻豐  
徐廣曰  
之雍齒  
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  
索隱曰韋昭云賴川縣還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拔之  
索隱曰高  
帝嘗大長者  
而不死  
穎川所謂拔  
一不克而得  
天下不為非

何思曰自項

梁以來攻定

而水攻攻

黃林黃木下

而兵行無忌

楚欲攻及赴

擊其精銳起

取此最兵家

要如令人不

及掩耳而趨

則自保得敵

去為爭何暇

追襲其兵家

廉筆也故高

祖文昌邑末

秦漢高陽攻

關其未夜攻

項川蓋深逾

此意獨死強

大迫敵近復

欲過而西則

前後相應非

他色比也故

子房當之而

惟漢軍將成

又有陳侯首

謀之非純計

實遠計也

按紀中凡

言用計者

五後計若

項梁盡召別將居薩聞陳王定必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

治肝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止攻

元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

北服虔曰師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軍漢

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

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

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黃河水環繞作堙壘為固楚軍乃去

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云齊陰縣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

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

外黃索隱曰韋昭云上陳留外黃木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騎色

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秦益軍邯鄲夜徇救擊

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秦益軍邯鄲夜徇救擊

梁公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外引兵與口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

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

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二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肝台都

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地志

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

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被呂青

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

臣贖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

楚舊也趙敷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當是

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一關之中謂之關中

當是

當是

當是

當是

當是

則一切反

是矣

變約言自此

軍奮

老之意

之謀是基蒂

精此耳

人國都重寶

而物滿則委

霸上極是難

事此則可謂

節制之兵也

按與父老

後為一句

讀此下原

西遇彭越昌邑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

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湘剛侯陳武武

武侯官為剛侯武魏將也贊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

東向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論○正

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設為

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

據矣表八年二月封顏一人說是

奪其軍可四下餘人拜

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浦之軍

通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遇昌陽

南鄭食其

長者乃求其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

指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橫衣謝

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

軍奮索隱曰庫昭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憊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憊疾也悍勇也亦云項羽嘗攻襄

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嘽嘽食也音在妙反項羽嘗攻襄

城無類皆此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

取前陳王項梁皆敗漢書音義曰陳涉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

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論秦長少令降下也告以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上父矣今誠

得長者往毋侵暴官可下今項羽慄慄今徐廣曰不可遣獨

沛公秦寶見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

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出碭也成陽

縣名在碭陰韋昭云在杠里非也秦軍夾壁破魏軍楚

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秦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沛公引兵

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縣名屬沛也遇剛武侯應劭

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湘剛侯陳武武姓柴剛

武侯官為剛侯武魏將也贊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

東向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論○正

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設為

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

據矣表八年二月封顏一人說是

奪其軍可四下餘人拜

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浦之軍

通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遇昌陽

南鄭食其鄭德曰音謂留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太人

長者乃求其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

指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橫衣謝

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得秦積粟

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亭酈商為將將陳留是領偕

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亭酈商為將將陳留是領偕

攻開封素隱曰韋昭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素隱曰

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文戰曲

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

遇東大破之素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楊熊走之

榮陽索隱曰韋昭云故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南攻潁陽

屠之因張良逐略韓地輟輟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

贛曰輟輟險道名在族氏東商○素隱曰按十三州志云

河南族氏縣以山為名云輟輟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

時趙別將司馬印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

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

軍中馬騶與南陽守齒戰健東地理志云南陽有健縣○素隱

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齒奔保城守死正義曰守音待宛於元

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

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存則此危道

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二匝

曰宛守曰秦黎錮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韋昭曰宛音值伯也

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楚漢春秋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

馬末去雞未鳴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夕未晚也乃

已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夕未晚也乃

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

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千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以故

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乘守今足下盡日止攻士必傷者

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彊死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

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

善徐廣曰乃以宛守為殿侯素隱曰韋昭封陳恢千戶引兵西

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輿地志云丹水縣也地理

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村于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

善秦人大喜

後又言人又

甚喜連用善

字斯可以觀

人心矣

陸機家曰鴻

門之會感緒

作數語大意

備矣不厭其

簡

後言言曰武

帝所封無得

指置以祀帝

無不感以

按等字下

用等字得

一正一反

法

余有曰按

古者以朝不

改月據尚書

律則亦元祀

十有一月史

秦紀亦曰冬

十月至建寅

之月則曰一

月而不曰正

考武成可見

惟周人則改

數萬人助

人心歸附

已有二天

下氣象矣

長寬日何也

張良有卓識

之見而猶勸

沛公之入今

也雖去信乘

無備之餘而

徑刺沛公之

出二人之智

謀略同故其

應楚之效亦

同

何曰天下

已定數語此

張良時知楚

之論難請何

意亦不背念

變約言曰此

參看前紀

見應楚實

主之得休轉

與應楚之無

痕矣

茅坤曰沛公

因張良計之

燒絕後道以

示項羽無東

意而項羽遂

何之魚浮水

側光照如火

網而取之割

其高武侯鯁

蘇林曰鯁

音魚鯁之

鯁以塗足可

以步行水上

長居川中不

溺

鯁晉灼曰功

臣表威鯁也

襄侯王陵降

西陵

起兵時在南

陽南陽有樓

襄當為樓而

無木字省耳

今邵公或作

召宅此類多

矣晉曰時

定天下為不

相時封耳此

言襄侯

當如臣贊解

蓋初封江夏

之襄也

還攻胡陽

一云陵

索隱曰

索隱曰

遇番君別將

梅鋗頭皆降

析郿

如淳曰持益

反

索隱曰郿

音錫歷蘇林

如淳音檣析屬

一名白羽析

今內鄉縣

郿今菊潭縣

也

遷魏人

審昌使秦使

者

未來是時

章邯已

以軍降項羽

於趙矣初項

羽與宋義北

救趙

及項羽殺宋

義代為上將

軍諸將歟希

皆屬破秦將

王離軍降

章邯諸侯皆

附及趙高已

殺二世使人

來欲約分王

關中沛公

以為詐乃用

張良計使酈

生陸賈往說

秦將皆以利

因襲攻武

關破之

通於少習社

預以為商縣

武關又太康

地理志云武

關在武關之

西

又與秦軍戰

於藍田南益

張疑兵旗幟

諸所過

毋得掠園

應劭曰園

秦公意秦軍

解因大破之

又戰其北大

破

之乘勝遂破

之

漢元年十月

知遠曰張蒼

傳云以高祖

十月至霸上

故因秦以

項羽封十八

諸侯沛公漢

漢遂滅楚

天下歸漢

故沛公漢

土後劉項五

年戰關

沛公兵遂先

諸

侯至霸上

正義曰故霸

上在雍州萬

年縣東北

二十五里漢

書

故芷陽文帝

更名三秦記

云霸城秦穆

公築為宮因

名霸城漢

於此置霸陵

前記云霸城

漢文帝沛公

入關遂至霸

上即此

也

秦王子嬰素

車白馬係項

以組封皇帝

符節

索隱曰章昭

云天子印璽

璽又獨以王

符發兵將也

節使者所擁

也說文云符

信也漢制

以竹長六寸

分而相合

符節云符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節云符節

帝皆用六璽

令一行天子

信璽以遷拜

封王侯之璽

以發兵皆

以武都紫泥

封書布案曰

素南端無縫

三秦記云紫

泥水

在今成州

與地志云漢

封書用紫泥

則此水之泥

也

道

索隱曰觀音

只漢書晉

晉書云在長

安東十三里

止

義曰觀

音只漢書

晉書云在長

安東十三里

止

義曰觀

音只漢書

晉書云在長

安東十三里

止

按若即或  
字義

霍穎曰三老  
董公隱者也

四借之傳也  
為義帝發喪

也猶夫叩馬  
之諫也異言

同心者也  
納用之從諫

弗弗之明驗  
也群策所以

畢收也  
邵經邦曰有

漢四百餘年  
天下其宏細

大義昭如日  
星者端在此

舉信平新故  
之功不錄而

使兵戾于今  
也

霍穎曰湯武  
放伐孔子存

為世訓  
稷祖告論諸

德有古風  
史遷存之若

漢業所由及  
也

直德秀曰不  
曰空諸矣王

前曰願從諸  
侯王不曰擊

項羽而曰擊  
楚之殺義帝

者詞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

看有古詞命  
氣象

漢漢王祖  
而大異特

借此以激  
怒天下非

莫哀痛之  
也不然何

音終括地志云輒道在雍州  
諸將以言誅秦王  
秦隱曰楚漢春  
秋天然會清殺

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

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  
欲反屬付也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義曰  
休息也

諸將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

偶語者死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贊曰始皇本紀  
曰偶語經罪者并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先破秦入關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償傷人及盜罪

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次賊有  
多少罪名不可預

定故九言抵罪未知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與家及

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

漢但約法三章耳殺入者償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不論  
其宜以言省刑也則抵罰為至殺入以外准傷人及盜使至罪

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將軍

至而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生論之秦人亦苦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

人人又益吾唯恐沛公不為秦士或說沛公曰

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

有此可急使兵守由公關正義曰關師古曰今桃林南有  
關古由公也其水北流入河四岸猶

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月中項羽果率諸將攻西

欲入關關閉閉關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

十一月中遂至戲正義曰  
許宜反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

沛公使入言項羽曰沛公欲誅秦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存之

止曰吾與  
諸侯約不  
白義帝約  
乎要知項  
羽小義帝  
帝漢王豈  
能出義帝  
下者項羽  
特為義驅  
除耳  
楚地曰太史  
公知其略故  
著書秦漢兩  
義如掌又曰  
是時楚兵憤  
而漢兵合  
氣不一故敗  
拔項羽幾  
不免者數  
矣而卒無  
他志難信  
謂世下未  
核非八九

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帝交勸項羽擊沛公項羽得范增號  
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並音甫左梁王且曰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  
萬號曰沛公兵十萬號曰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  
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先  
不義此以文諭之項羽乃止沛公從有餘騎驅之鴻門案隱曰鴻門在  
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此洞門是也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  
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  
然然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曰如約項羽志讓  
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  
陽者王之令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  
何以得生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並置不

正謂此耳  
項羽命正月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  
有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九此諸月號皆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正義曰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

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都南鄭三分關

中立秦二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以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

也正義曰塞先代反章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都櫟

陽索隱曰因葬太上董賢為翟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

都翟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故都

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家殷墟

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都江陵番

屬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都江陵番

時使根深本

周可戰可守

于取天下蓋

萬全矣彼皆

亞扛鼎之徒

拔妻子欲與

決一戰之雌

雄者固非其

醬也

劉辰翁曰以

泗上亭長捐

四萬金如秦

士秦之丁夫

不疑其志氣

吞羽百倍

李德裕曰殺

身成仁代有

豪傑莫不為

一身之義烈

亦有孫丁國

之存亡惟紀

信乘黃屋以

詭楚起而燔

而存漢數千

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燕將臧荼

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

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四月兵罷戲

下正義曰戲音麾許慎註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平三

萬人從楚與諸侯之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餓中正義曰韋

陵邑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

縣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南記云故杜伯也○李奇曰

餓音力在杜南如淳曰餓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去軼燒

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

為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上卒

多道匹歸士卒皆散思東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項

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軍吏

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正義曰跋音丘賜反說文

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愛不可復用

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入徙義帝曰古之帝者

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曰音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

行正義曰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

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

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

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士已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

請兵擊張耳齊王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以歸漢迎趙

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

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云武還襲雍王章邯

邯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

在也縣名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雅

已余謂漢祖

封建紀氏宜

在蕭蕭之上

報德未終良

可謂也

有願之日兵

之



安得不置度

而返返則既

于歸明矣軍

志所望其

必救也

按鄭忠之

說即袁生

所謂備多

力分也

侃思日以淮

臨之夏晚擊

營離敵前通

亦豈肯出食

其下徒手而

返哉

又曰當此時

彭越將兵居

深地往來苦

憂兵絕其糧

全北正漢事

蕭何處于長

重山此語未

嘗無意

按此語越

功最大

按各典欣

一獄據中

成泉所係

何如者而

可徒以舊

恩任耶

陳所日款羽

十罪愛是漢

得美多不然

則良平之籌

必不事矣

王九思曰項

羽勢衰在賦

義而一節而

高祖數羽十

罪項置之水

蓋據事之先

後次第叙之

非經科也

議者漢

吳在於數眾

十善下日羽

王廢立

索隱曰按荀悅漢

紀今樊噲曾圍之

軍薛歐

音惡

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

因王陵兵南陽

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

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

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復

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

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

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不得前令故

以迎太公后於沛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

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

徐廣曰後

徐廣曰

中地郡

徐廣曰十月

關外置河南郡

漢王至陝

更立韓太

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

晉灼曰昆錯傳秦時

北攻胡陝河上塞

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

來見漢王厚遇之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

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

也

二老董公遊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

二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考云橫道自

言曰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一

遂封為成侯

至雒陽新城

漢上聞之祖而

大哭

如淳曰祖亦

遂為義帝發喪

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

下其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太逆無道寡

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

正義曰河南

南浮江漢以下

正義曰南收三河土發關內兵從雍州

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

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

陽田榮敗走平原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

即非不十羽  
即不罪楚寧

不漢也首無  
若試義流純

義流罪不赦  
即不不試義

陽尊而陰  
之而於吐豎

叱咤民口  
憐心憐民亦

何樂楚楚亦  
何能不漢再

無若坑趙至  
坑趙卒罪不

赦即羽不坑  
趙卒陽生而

陰餌之而羽  
千人自發民

且重足并背  
民亦何樂楚

楚亦何能不  
漢三無若肯

自王自上  
罪不赦即罪

不且王陽却  
而陰據之而

羽雖此胞隨  
民且且駭膽

本民亦何樂  
楚楚亦何能

不漢合三光  
外楚亦何而

羽必非漢對  
羽十之為

羽以論日傷  
羽等舍卒

羽足極未易  
羽母冷楚乘

羽子漢語極  
有力汲汲入

置酒留飲  
四日父老安

必益俱傳聞  
之也

漢王請和  
割滎陽以西

者為漢項王  
不聽漢王患

之乃用陳平

漢王請和  
割滎陽以西

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

魯出胡陵正義曰魯齊州曲阜也地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

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徐州符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

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

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以入楚吕后兄

周吕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

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使謂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

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

何往說九江王布果背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

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以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

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

陽為備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

令祠宮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

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

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

曰河東正義曰今太原正義曰上黨正義曰漢王乃令張耳與

韓信逐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章昭云起土築牆中問

街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子孟康云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

成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之食遂圍漢王

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

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

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

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

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

伍未至彭城而項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

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

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縱公相

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

又云四年二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漢王之出滎陽入關

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

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漢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

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

則楚所備者多方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

端在他人  
必能之矣  
董份曰一却  
下縱每用  
字而進退迷  
用之勢絕然  
在自最前  
又曰至下方  
尊皇帝則此  
恐不有節者  
此下字  
且祖諫曰此  
陣即馬騰所  
謂曹公不敵  
者也  
揚慎曰敘高  
祖與羽決  
攻下僅六十  
字而陣法戰  
法之奇皆具  
矣將軍在皇  
帝後此以上  
陣法也推陰  
後先合不利

出軍宛葉間

正義曰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也

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

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

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投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

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

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

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

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響軍小修武南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

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

綰劉賈將卒一萬人蘇林曰縮音以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

即滎陽

編縮結物之縮

即滎陽

即滎陽

即滎陽

即滎陽

以下戰法也  
曰不利用高  
也既却而左  
右兵縱因其  
不利而乘之  
此戰法者正  
相生也  
按項羽左  
滅即馳奪  
信軍功臣  
自危殆此  
按紀中凡  
奪軍者三  
帝未嘗一  
自念信也  
信何以見  
發矣  
貞德亦曰被  
利於信也今  
此今才敢語  
而事理曲盡  
陳長方曰漢  
高紀詔令雄

津也南東  
郡白馬縣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  
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  
鄧生往說齊王田廣齊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  
遂襲破齊齊王亨鄧生東奔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  
齊趙且欲散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  
徐廣曰蒯一作簡韓信與戰騎  
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  
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公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  
正曰挑田弔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  
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  
入辰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  
正義曰汜音祀在成臯故城東士卒半渡  
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怒長史欣皆自

德等文紀語  
今漏潤去先  
秦古書不遠  
至孝武詔令  
始事又未亦  
發矣  
楊慎曰皇帝  
曰義帝無後  
讀至此使人  
神觀頓改庶  
幾或編素之  
有本末也  
王應麟曰漢  
高帝起布衣  
滅秦楚自後  
世處之必誇  
大功業以為  
缺弄辭獨易  
武安今其教  
令如此言甚  
簡而無自誇  
之意此所以  
勝厥孫子享  
四百年之祚

劉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  
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悉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  
文穎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  
邊近也  
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  
徐廣曰  
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計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  
漢久相待未決下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饜漢王項羽相與臨廣  
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  
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  
罪一  
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白尊罪二  
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  
曰章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  
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  
項羽已救趙  
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  
秦宮室劫始皇帝家私收其財物罪四又擅殺秦降王子嬰罪

高祖本紀

款

放英日董公

發義帝之喪

紀信代漢

之死周苛

項羽之罪

以山河

之盟加

焉可也

殿上

日曾無

及此

惡哉

善者曾

舌輝

基之上

手勳

所以

而

孰非

奔之

是故

之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其將罪六項羽皆上諸將善地

索隱曰謂田氏趙章邯等而從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今臣下爭叛逆罪七

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土地并王梁楚多自罪八

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天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

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

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五指索隱曰捫摸

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

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

病甚因馳入成阜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楚漢相拒於京索

有四五言漢王病創也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索隱曰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索隱曰梟懸首於木也欣自到於汜水上留四日復如

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若楚兵

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

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

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

之鴻溝張華云一渠東流經後義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項王歸漢王父母妻

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

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

成侯彭越斯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入壁深斬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正義曰漢王敗固陵晉灼曰乃使使者召大司馬

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

縣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立武王布為淮南

王正義曰反

言

亦一格也  
變約言曰解

極大君子位尊  
雖極位遂不  
子尊不加于  
父母家人之  
言過矣雖感  
悟上心可以  
無賞

光緒曰漢  
王即皇帝  
位道尊先  
極為昭靈  
夫人不測  
太公也哉  
餘以象令  
言對太公  
為太上皇  
公加尊光  
攝世享而  
名號不相  
配登厚交  
薄母即當

時叔孫通  
作漢禮儀  
豈智不及  
此哉或史  
錄錄耶更  
考  
王黎曰朝太  
公與下禮事  
對家令說與  
田肯說對皆  
善之皆賜金  
五百斤雖錯  
綜變化自是  
整然  
高參曰明王  
五載一巡統  
今諸侯各朝  
于方與大明  
顯威故稱一  
人天下服其  
罪賞一人天  
下勸其美韓  
信亦有通節  
漢祖不能對

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二  
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  
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  
縱正義曰一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  
為絕句孔將軍費將軍孔將軍費將軍陳賀也楚兵不利淮  
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  
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雞鳴歌也項游秦云楚歌猶吳謳也以為  
歌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  
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奔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  
羽東城徐廣曰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楚堅守不下漢王  
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  
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辟奪其軍十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其請  
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

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主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

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主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

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即

皇帝位汜水之陽秦承三主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

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汜

音敷劍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曼曰汜

水在濟陰界取其汜皇帝曰義帝無後晉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

楚王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反泗州下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

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陰縣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

翟縣是韓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

臨湘縣長沙王吳芮都之菴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

菴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

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

高祖本紀

駁古典字用  
陳季詩一朝  
聚信而生諸  
疾之疑一  
年問韓王信  
反焉邑相相  
實與謀和入  
陳蕭及代地  
豈非鴉遊雲  
徒悉以我後  
拔使後世天  
子不獲言巡  
將請疾不敬  
議朝朝言此  
呂相言曰天  
下既定本足  
下  
者人起  
漢侯曰按百

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

中者復之十一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正義曰高祖置

酒雒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維陽縣東北二十

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

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賢曰

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

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

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

也項羽如賢嫉能有功者望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

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無

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

雒陽齊人劉敬說劉敬說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

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及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

得燕王臧荼節立太尉盧縮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

利幾反正義曰幾音幾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項自將其擊

之利幾悉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也

降高祖高祖侯之賴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名之如淳曰得

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于人主也太公雖于人臣也祭

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

恭也如今卒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

持帚者也

二十一之語  
後世亦多此  
初加云宜上  
齊無一不  
當百又當百  
後下曰百十  
言一可當  
也

一應曰書  
到如此則  
困谷之外外  
淮水之東西  
居然可見

按初止王  
功臣至此  
始王兄弟  
子

比者曰此三  
代分封同姓  
為諸侯之遺  
意不盡全  
于五而猶有  
古意存焉尤  
武繼七國之

余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及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

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月

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秦形勝之國

帶河山之險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人之孤立而

大盛其共其

紛身之亂自

王事曰勿放

國我平城得

春秋法漢書

致為因叔所

謂失全而文

弱矣

許相繼曰作

未央為陰陽

厭勝之術非

道者以復也

師古解是

麥約言曰按

史則云是必

非請何之言

豈或在之何

處在其為美

相也夫天下

方未定為之

者有相繼焉

之不殺又安

可重為積實

以莊宮室哉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北有勃海之利

上建瓴水也

如淮日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俯瓴水言其

向下一之勢易也建音邊晉灼曰許慎曰瓴蓄以瓶

他國當一十萬人

地勢便和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

得百一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萬秦得百

下服未聞言

室可以重歲

也創業垂統

之君教其恭

倫以列子孫

於澤澤而不

可禁况示之

以輪後率差

武卒以育室

廢天下惡

在其無以加

也

按蕭何治

承央宮祀

廢為聖高

帝都家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意

朱豈曰齊之  
戰帝位歸天  
子旗在朝文  
意變愛妻昨  
諱如子道封  
弟家亦語矣  
高祖為太上  
皇善言不忘  
怨言及言其  
伯子皆有美  
顏之貌視齊  
之孝友何如  
亦其不窮之  
溫也

西京雜記以  
木上皇思故  
豐邑里因作  
新豐并移舊  
社舊巷舊宇  
物色唯舊上  
女老幼相携  
路首必知其

圍徐中行口  
西京雜記以  
木上皇思故  
豐邑里因作  
新豐并移舊  
社舊巷舊宇  
物色唯舊上  
女老幼相携  
路首必知其

室版半羊雞  
饒識其家匪  
入胡實所營  
也又水經註  
漢中洋川威  
人所生處  
其氣其

秦約言曰兵  
阻澧水則曰  
吾知其無能  
為為戰地利  
將用買人則  
日吾知所以  
與一為知入

呂祖謙曰史  
地傳秦趙山

云總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  
對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大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溪  
王淮東弟交為楚主王淮西子肥為齊主主七十餘城民能齊

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  
齊親子故大其都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于肥七十  
徙韓王信太原案隱曰信初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  
馬馳奔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  
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

信因與匈奴及太原白土徐廣曰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  
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有三遂至平  
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  
城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厚頓圍高  
帝於白登山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  
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

代王一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  
從治長安案隱曰漢儀註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  
相管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  
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  
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諸何  
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按北闕為正者蓋象  
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上東

關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闕者蓋蕭  
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前殿武庫大倉高  
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

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  
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

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今後世有以加  
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

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代王蓋子長

漢相人

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業

國人之歸

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業

正義曰括地志云郿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二里魏文侯十七

九年攻秦至

鄭而還

賢族楚昭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從

置酒未史前

高祖奉玉卮

禮節也受四升

起為太上皇壽

始大人常以

臣無賴

灼晉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

交齊王劉肥

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

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

交齊王劉肥

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呼萬歲

大笑為樂

黃軍曲逆

文類曰今中

張春渡河

正義曰陳稀將也又劉伯恭

皆故買人也

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與金唯將侯將多將者

地代地吏民

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那

呼萬歲

大笑為樂

十年高祖在邯鄲誅綸等未畢將侯將萬餘人游行王

劉辰翁曰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

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也戰國時

道太原漢書曰表曰大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入定代地至

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漢書曰表曰大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入定代地至

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

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

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上秋

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乘入薛

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徐廣曰在蕪縣西駟案漢書

沛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擊

而小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鳥猶樂

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

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政為笑樂十餘日高

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

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

飲三白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

此

按高祖既

定天下與

沛父兄樂

飲不忘本

有情亦可及

佳對父老說

豐懷事又佳

古今文字亦

流瀟灑言笑

有情亦可及

也彼羽方

感爾中便

沛宮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而小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鳥猶樂

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

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政為笑樂十餘日高

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

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

飲三白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

反

張亮

飲三白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

反

張亮

飲三白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

反

張亮

飲三白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

反

王世貞曰於一收圖書籍

魏沛父兄固請乃得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

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

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安釐王

安釐王

安釐王

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

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人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自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

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

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

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

不發令新進者持力善而操切其計也唐順之曰四日不發喪則人人危矣

隋盧瑋曰呂后之族請彭也其意豈在安劉哉觀其

監高帝受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弱惡自帝因以帝曰雖以群臣危言而止亦豈能釋然於心幸天祚漢且受之耳不然未必不為唐或氏也高武氏易唐為周蓋祖於呂雉云

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

魏沛父兄固請乃得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

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

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安釐王

安釐王

安釐王

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

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人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自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

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

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

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

不發令新進者持力善而操切其計也唐順之曰四日不發喪則人人危矣

隋盧瑋曰呂后之族請彭也其意豈在安劉哉觀其

監高帝受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弱惡自帝因以帝曰雖以群臣危言而止亦豈能釋然於心幸天祚漢且受之耳不然未必不為唐或氏也高武氏易唐為周蓋祖於呂雉云

漢書曰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

不發令新進者持力善而操切其計也唐順之曰四日不發喪則人人危矣

隋盧瑋曰呂后之族請彭也其意豈在安劉哉觀其

監高帝受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弱惡自帝因以帝曰雖以群臣危言而止亦豈能釋然於心幸天祚漢且受之耳不然未必不為唐或氏也高武氏易唐為周蓋祖於呂雉云

漢書曰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

不發令新進者持力善而操切其計也唐順之曰四日不發喪則人人危矣

隋盧瑋曰呂后之族請彭也其意豈在安劉哉觀其

監高帝受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弱惡自帝因以帝曰雖以群臣危言而止亦豈能釋然於心幸天祚漢且受之耳不然未必不為唐或氏也高武氏易唐為周蓋祖於呂雉云

漢書曰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

不發令新進者持力善而操切其計也唐順之曰四日不發喪則人人危矣

隋盧瑋曰呂后之族請彭也其意豈在安劉哉觀其

監高帝受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弱惡自帝因以帝曰雖以群臣危言而止亦豈能釋然於心幸天祚漢且受之耳不然未必不為唐或氏也高武氏易唐為周蓋祖於呂雉云

漢書曰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

不發令新進者持力善而操切其計也唐順之曰四日不發喪則人人危矣

康海曰此紀  
逐年叙出亭  
長而公而王  
而帝而終作  
四大節備綜  
變化不可提  
模

按自凡通  
云三王之  
有失故主  
三教以相  
指受夏人  
之王教以  
思其失野  
致野之失  
莫如敬殷  
人之王教  
以敬其失  
鬼教是之  
失莫如文  
周人之主

教以文其  
失薄教薄  
之失莫如  
忠繼周尚  
黑制與夏  
同三署如  
順運環周  
則後始劣  
則及本  
王維禎曰此  
論只言帝公  
能變秦苛法  
得人之統故  
有不下此本  
論也

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

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大臣內叛諸侯外反公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下

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

已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巳巳即立太子為至太

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大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馬咽

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

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

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

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云上

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

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王呂

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

子次梁王灰呂太后時徙為趙其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

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惠之弊小人以野鄭玄曰忠厚故殷人

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故周人承之以文文

之弊小人以僂徐廣曰一作薄案史記音隱曰僂音西志反

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僂而徐廣

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敵利

而巧文而不慙賤而蔽也裴又引音隱云故救僂莫若以忠鄭

僂音先志者蔽僂聲相近故以蔽為僂耳曰復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

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

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皇甫論曰長陵山東西廣

水北去長安城二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里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從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蕭何  
豪傑奮發材雄形靈變星聚蛇分徑空項  
氏主命負約奔功王我巴蜀實憤于東三秦既北五  
兵遂東汜水即位咸陽築宮咸加四海聽歌大風  
○朱熹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替則曰以十月黃屋左纁  
其不用夏時商略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  
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史記評林卷之八終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九

呂后本紀第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  
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  
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  
合依班氏分為一紀焉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高祖微時妃也  
○索隱曰字娥姁也

生孝惠帝○翻按漢書音義曰諱盈女聲元太后及

高祖為漢主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  
曰姬妾教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

而題門作姬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  
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

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  
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太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

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願粹是也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

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

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

索隱曰高  
帝有疑于盈  
而以如意為  
之欲易也言  
王維補曰音  
及孝惠是元  
後中提移  
古妃字妻之  
通稱  
不美乎  
董狐曰言微  
時後有妃者  
古妃字妻之  
通稱  
王維補曰音  
及孝惠是元  
後中提移  
古妃字妻之  
通稱  
不美乎  
董狐曰言微  
時後有妃者  
古妃字妻之  
通稱

深山如意已無生矣矣從托以諸曹重臣不能為其母亦地況新項之人乎宋濂曰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怨然終不和者以惠帝不能制諸大臣故委戚氏不顧為天下計也劉知幾曰欲云定天下誅大臣者呂后力而先以剛毅得目此所謂說事之端也楊循吉曰呂宗彥侯劉宗為王非劉氏

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其紀反又音祈

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甲詞安車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母

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

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封其

子呂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酈索隱曰酈鄭邠台並音怡蘇林音怡子產為交侯徐廣曰台

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諡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

辰崩長樂宮吳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元也

異母索隱曰母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

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子友為淮陽王字長為

淮南王子建為楚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

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

廼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如淳曰列女傳云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

功臣為王者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

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

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

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趙王起居

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一月帝晨出射趙王少

不能蚤起人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曰醪鳥食醪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

成索隱曰趙王已歿於是廼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道諡為令武侯索隱曰太后遂斷

戚夫人手足去眼暈索隱曰太后遂斷飲毒藥使居刑中命曰人姁居數日廼

召孝惠帝觀人姁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

不能起使索隱曰太后遂斷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大

功臣為王者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下人皆高帝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制以此以見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目后不可王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而目王非王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入者也且以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見後世之獲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全無幾也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按此文與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帝紀所叙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異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按太史公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先據此一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段在前以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後叙呂氏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廢書諸王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總明白不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有力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按太史公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非非劉氏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三字已念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呂氏不得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為主意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按漢紀三索隱曰永巷別宮各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

先建... 夫人歌曰... 母為... 日當... 與死... 去... 誰... 後... 之... 弱... 趙... 之... 司... 人... 有... 是... 有... 藥... 家...

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  
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  
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  
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復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  
曰泛音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  
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徐廣曰太后獨有孝惠與  
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主所食曰邑諸侯土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  
子之文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索隱曰音音徒監反按主  
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者且也音且音我物我  
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  
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上必無憂於  
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下偃為

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能歸齊上

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十五年六年成就四年築東面五年

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一里經緯各諸侯來會十月朔賀七

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南謚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一發喪太后

哭泣不下留侯子張敖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年十五謂丞

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實

所思也又音戶解也又紀實反謂解說也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

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曰呂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

及諸呂皆入官居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

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

下九月辛丑葬輿按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二十丈廣

里去長安北表百上十步居地六十畝皇南謚曰去張陵十太子即位為帝請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

不足怪侍承相竟從之是二十五里

酒色以傷生... 若孝惠者可... 謂馬子小仁... 而未知大誼... 按師古云... 反覆也或... 曰傾去也... 王維德曰惠... 帝欲生趙王... 不獲意乃保... 齊王仁哉... 按師古云... 丙史王官... 土其名也... 茅坤曰此奇... 訂與長公主... 所賦一殊之... 地同... 徐補卿曰... 留侯子惜留... 侯也而年少... 不足怪侍承... 相竟從之是



可怪耳  
茅坤曰子房

為曰后書計  
招四皓以安

太子而其子  
為曰后書計

將諸呂居南  
北軍以危劉

可恨  
茅坤曰使平

勃有殉國之  
志豈得動

按陳平周  
勃不以此

得極諫而  
謝阿諛曲

從通致險  
成其禍他

日雖有安  
劉之功僅

足以贖分  
之罪耳故

王維曰陳  
平終不以此

此時折逆甫  
為功後全之

何也  
更曰言曰欲

先書而以迺  
字釋之欲王

請自則有先  
立而以風字

轉之皆太史  
公揣摩呂后

本意欲假公  
義濟私也

按分王豈  
叙高帝特

諸王丁服  
相國

史記卷九

史記卷九

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

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

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

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

與高帝嘔血盟索隱曰嘔鄒氏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嘔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

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

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

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

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傳者覆也贊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

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辟陽

常用事八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

呂為漸四月太后欲廢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絳

侯為博城侯徐廣曰姓馮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魯嬰為

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

章為朱虛侯索隱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

宋遊故虛故云朱虛也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

齊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乃封呂種為沛侯

徐廣曰釋之子也正義曰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

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正義曰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

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

人為高徐廣曰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官子彊為淮陽王章昭曰

郡今陳留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子山為

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漢書襄成子朝為

軹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曰括地志云武

云故軹城在懷州終原縣東南十二里七國時魏邑

為壹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各曰呂王正義曰初

王後呂產王孫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

弟呂祿為胡陵侯徐廣曰釋之少子○正義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陵續康侯後二

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

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秋四年封

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陶俞音輪○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節城在德州平原縣

西南南二十里本漢呂更始為警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縣呂他邑也

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宣平侯

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

元幸呂氏懷身而人宮生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為帝

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

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

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徐廣

無命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

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憐不能

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廢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

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其漢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

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常山王薨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

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軼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

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壹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

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

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七年正月

太后召趙主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

按無事亦

按婦人無

會合有餘

變約言曰王

陵事非劉氏

而王官中已

有非劉氏而

帝者矣

按師古云

即元年所

立山為侯

城侯者更

名曰義也

按百官表

云太尉秦

官堂主事

可坤曰此歌  
撥以撥撥宋

按師古云  
舉直言已

之理其真  
天降之

按師古云  
魏其傳

令財取為  
用我河

譏之於太后詎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  
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寸之弗與食其  
羣臣或親饋餼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今劉氏危迫  
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譏文亂國公上會  
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弄國自決中焚兮答人舉直徐廣曰舉  
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然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  
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祭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  
食晝晦太后思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  
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類系隱曰  
樊噲妻封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  
即崩後劉將軍為害逼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

坤曰文帝  
不敢徙趙便  
自退之識

黃震曰按呂  
后殺其子孫  
而王母家便  
母家無少長  
皆斬而身亦  
迂倫著之可  
為萬世女后

從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  
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  
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  
為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呂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  
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敬徙王趙代王謝願守  
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  
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請立為趙王太后  
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于太  
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  
燕王封通弟呂壯為東平侯二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  
蒼天據高后掖正義曰被芳弗反又音廢忽弗復見卜之云趙  
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

史記卷九

六

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書為樂昌侯

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優及封中大謂者張釋為建陵侯

釋卿駟按如淳曰百官表謂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謂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

茲侯徐廣曰呂諸中官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如淳曰後昆弟子諸中官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自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

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

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

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王曰高后崩遺詔賜諸

侯王各千金徐廣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侯王

相列侯即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

女為帝后高后已葬皇用諡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

按呂后遺詔修賜所以為身後恩澤

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舉兵

王弟直長安管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

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

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

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

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拜將

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

王諸子弟慎惠王王齊悼惠王王齊孝惠帝使留侯良立呂王為齊

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文比殺二趙

王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煩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支趙主恢是二趙王也滅梁趙燕以干諸呂分

齊為四思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朋而帝春秋富未能治

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

臣

諸侯曰  
從諸侯王  
之殺義  
諸侯曰  
入誅不當  
其意願  
向猶有古  
命氣象

歸有光曰  
人心事  
拾殆盡  
左瑛曰此  
呂氏盤固  
茅坤曰千  
丁縷之謀  
楊維禎曰  
天子曰漢  
賣安則有  
人知都侯

給謀致淮陰  
以竟必一子  
賣安君子忍  
之寄之賣族  
非出于素心  
而出于平勃  
之劫其父也  
則非一子之  
也安得謂  
之賣父耶  
按呂氏先  
免食其恐  
其內與太  
臣合謀也  
朱翌曰戰國  
策王孫貴人  
市中曰淮南  
殺關王欲與  
我謀者有相  
從者四百人  
與之謀沮曲  
周勃誅呂氏

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  
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  
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  
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諷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  
變其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  
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  
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索隱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  
浩云猶猿類也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  
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渡水而聽水聲故云  
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故以  
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與兮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  
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  
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  
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  
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

主兵出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  
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  
下劉氏所立九主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  
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主也呂氏立  
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  
王祿趙王連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  
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  
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太尉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  
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  
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  
為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  
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且平

史記卷九

用左祖之策

王濬曰儀

禮卿射疏云

凡事無常

以皆祖左是

以大射及士

喪禮皆祖左

惟有受刑者

祖右以此考

之大射勃誅

呂氏之討已

定為呂氏者

有罪故以右

社令之禮

大射之令嚴

矣非以規入

心之從違也

余為十日披

予卒千餘人

本以誅寇而

目衛帝是未

敢訟言誅之

節信因謂

有所持之

節用為信

陽侯宿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

因數產曰上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且以灌嬰與齊楚

合從欲誅諸呂呂產迺起產急入官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

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

日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

灼云信被焚外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

定二秦故事于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鄼寄

與典客劉捐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典客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

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鄼

兄不欺也徐廣曰音況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

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

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

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

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

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以弟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作公駟按韋昭曰訟猶公也

得之公言猶明言也索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若公為

又解者云訟誦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官衛帝朱虛侯請

卒太尉丁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

產忝天威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

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官殿門戶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

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謂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

載因節信迺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

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入分部

而受之謀不  
可恃呂氏至  
是亦無幾矣

柯維祺曰少  
帝非張后子  
或是後宮所  
出亦不可知

史謂大臣陰  
謀意以帝畢  
竟呂氏當來  
容不誅耳

按此議立  
齊王其來  
虛侯亦齊  
發兵本謀

即又帝之  
不加恩亦  
以此

按二陰字  
相應

直份曰表益  
言帝乘六乘  
傳馳不測之

淵所云本乘  
者蓋文帝料  
用大車急赴  
不多備耳張

帝命張武  
等六人乘傳  
必節此云

按師古云  
安之言往  
何所也

凌約言曰一  
篇閱鍵檢在  
王諸口誅諸  
呂上有力以

漢室與替所  
關也太史公  
乃見其大者

王維禎曰呂  
氏紀凡三犬  
段一高后稱  
亂大臣誅

入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王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

戊辰徙濟川王王絮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遷宋虛侯章以誅

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亦罷梁陽而歸諸大臣相與

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

史記卷九

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呂今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

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五呂屬無類矣不如

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

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竒立也大臣比呂呂氏以外家惡而

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

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趙曰代王方今高帝

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

於天下便迺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

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後九月晦日巳酉文穎曰即

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至長安舍代邸大臣

皆往謁奉天子重上代王其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

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

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摩左右

執戟者持兵罷去徐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澤諭告

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

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溲瀆以京師官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

謂之車駕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

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蔡邕曰天子有人駕小駕法駕上乘

侍中參乘屬報曰官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一人持

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

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

臣上大臣謀  
圖趙恒日刑  
措則罪人是  
希務農則夫  
念滋殖所謂  
天下安却也  
而政乃不出  
房乃幾季女  
中弄舜也紀  
與贊互見功  
罪不相掩

往諭謁者十人皆持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  
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  
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  
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方天下晏  
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  
安忍惟決猜疑置駕齊悼廢塊戚姬孝惠崩殯其尸不悲諸  
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植醢支  
壁先文夷廟盈斯驗蒼狗為雷

史記評林卷之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十

吳興凌維略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駟按漢書音義曰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十年春已破陳豨

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

也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

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

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

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太將習兵多謀詐此

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定血

京師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曰漢書建作噤音詰丁牒反漢書陳湯杜光等言噤

血無盟敢事廣雅云此以迎太王為名實不可信願人王稱疾

毋往以觀其變帝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齋典錄昌宋義

按漢書太  
要能此惟  
詔書稍詳

呂祖謙曰存  
呂后為有功  
臣存功臣為  
看呂后此高  
祖深意也

按諸呂既  
誅人心已  
定安可再  
殺張武其



通鑑宋  
見之說  
有識之士

王九思曰

言天下事

天下服其

繼言大臣因

天下之心

為下文四皆

字根本

按內外二

句即所謂

陛下之宗

者

也。羣臣之議自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彘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

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地大牙相制，若此所

謂磐石之宗也。石此語見大公六緒天下服其疆。一矣。漢興，除

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二矣。夫以呂太后之

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重制，然而大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曰

所矯帝一呼，士皆左祖，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

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

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

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許之。猶與

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刑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大

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絲文也。張晏曰：橫

五帝宮天下，老則禪賢王。成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

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

理也。故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絲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

情也。杜預云：絲兆，辭也。音肖。漢書：蓋實競云：五帝宮天下，三王

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

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遷太后弟薄昭往，見

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

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

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

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輿官，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

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有咸陽宮。秦昭王

神象，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親觀卿善圖物，容不

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班以脚畫地，付留

覺之，便沒水，故置其像於水上。唯有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

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故事：咸陽

據此詳盡  
在渭橋下  
然所引三  
輔舊事八  
略與下家  
隱註同至  
十留神象  
怪誕不經  
何與于本  
文蓋基子

此

張之象曰此後四用皆字

見人心歸附

之同如北

子入國不欲

代而受各故

雖太尉智不

及此從特請

開數語為足

以因文帝之

心而文帝方

入國已不道

太尉所為而

有心於執矣

霍氏之禍朝

於駭無極繫

之辱始於請

簡有以來之

也然則勃欲

自全乃自禍

也

王維積曰歷

飲諸大臣見

公說也

按師古云

不許其有

爵位故總

謂之子

按太史公

迎下宜字

有橋長二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

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

問言索隱曰包愷音閑言欲向空問處語顏師古云問容宋昌

曰所言公之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

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敖宗正劉彭

漢書曰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

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

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列侯項王后徐廣曰代項王

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迫濞為項王也如淳曰項王后封陰

安侯時呂嬃為臨光侯蕭何未人亦為都侯又宗室表此時無

陰安知其為項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

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項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

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項王后是代項王后文帝之伯母代

王降為郃陽侯故云列侯項王后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

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

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个佞

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註且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

請楚王計宜者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

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者上位東西面君臣位

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太王奉高帝宗廟最宜

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太

王幸聽臣等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

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

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將所至必

虞非常索隱曰按漢儀云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索隱曰漢

皇帝起居宗室清宮而後行遷靜官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

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入

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

至渭橋馳入

代邸用二駟

案凡又云節

日夜又用二

夜字蓋變起

倉卒機不容

謂事須如此

亦見文帝應

變神速知太

詩也

葬坤曰聖畫

諸用事功臣

案甚當獨不

及卿許何也

楊維慎曰脫

大臣之禍而

起諸臣之權

者張碑強也

大臣依之而

謀諸者朱

肅侯也碑強

罪當誅而朱

虛不加恩何

耶以上齊王

之嫌而細之

也于帝亦不

廣矣

侍中參乘屬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

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

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

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

無子不索 文穎曰漢律二人已上無故奉飲罰金四兩

爵故賜之 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隱曰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釀出食為酺

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

即阼 正義曰主 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 正義曰此 太尉

勃為右丞相太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

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

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

詣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

與太尉周勃謀各言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

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各二千

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各二千

戶金千斤 徐廣曰十一月辛丑 封典客揭為陽信侯 索隱曰章昭云勃海

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

坐之及為收祭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

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

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慈罪當罰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善者

吏也其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

直德考曰此

詔班氏載于

刑法志內史

太史公于高  
景二紀詔皆  
不書獨文帝  
紀凡詔皆稱  
上曰以其出  
于帝之實意  
故也不然則  
山東老癯扶  
杖聽詔發見  
德化之成其  
可以空言動  
耶  
又曰文帝除  
收極及肉刑  
求直言除誹  
謗祠官勸農  
等語皆爾雅  
淳厚有明雅  
氣象  
郁經邦曰孟  
子之稱文王  
必曰罪人不  
辜帝雖未龍  
死老癯充然

而漢之元氣  
勃勃然矣賈  
山所謂思覺  
德化之成者  
知也  
陳仁子曰帝  
自來未詳漢  
再三初無一  
毫非疑是重  
之心最是甲  
詞而和句奴  
軟語而論南  
粵視名世若  
子充焉有司  
豈謂太子而  
帝曰別擇賢  
後豈為其私  
哉後立皇帝  
得以身養諸  
呂之變不容  
不早定耳西  
漢有帝王氣  
象文帝一人  
而已

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  
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孝子  
有罪并坐其家也秦法一人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  
子索隱曰律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噫志索隱  
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噫志言天下索隱曰律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  
皆志不滿也漢書兼作匿音匿索隱曰律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  
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  
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有司曰豫建太子所  
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  
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  
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類曰豈為不豫哉諸  
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  
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

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  
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  
安治千有二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餘歲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  
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土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  
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  
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  
不宜更索隱曰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  
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  
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  
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土皆  
太子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  
母也

呂祖謙曰按文帝之元年景帝左十歲耳平勃所以承請建太子者德惠帝繼嗣不明之禍文帝所以固之始懼不克廢所言者皆發于中心非所名也

十七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西晉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年辛亥帝中四年奪侯國除○索隱曰韋昭云膠東縣○正義曰者從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之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二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九里封駟侯不同者蓋後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徙封於鄠鄠屬鉅鹿

之謀又幸而有元年之詔所以培西漢二百年之垂統實在于此圖集曰武帝王為天下後世源不絕虛議以動奸臣窺伺之心幸元主長者獨無異志若其王淮南卒以逆誅豈非惠仁好德兼德庶朕之言存之耶楊慎曰文帝不男景帝與景孝王同靈后出代孝王參納懷王母諸姬出也豈得系有姓哉

平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西兩一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成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遷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正義曰馴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且宇天蓄孰大焉朕獲存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

度其意謂天子所以貴族  
為治宜取孝  
諸侯之異姓  
若如周之齊  
姜公諸侯皆  
同姓無異姓  
而王者則立  
庶當以天子  
母為正  
余有下曰循  
誦次及之也  
漢書作修字  
治定論其見  
帝不熱不耶  
臣也  
董仲舒曰先叙  
治化已成然  
後論對見帝  
不私米學臣  
耳  
凌約言曰先  
施德惠次論  
代來功又次

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五股肱也朕  
下不能理盲羣生上以累二老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  
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  
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死人之有非駟按漢書音義曰憫然猶  
介然也非姦非也○索隱  
曰蘇林云憫寢視不安之貌蓋  
近其意餘說皆疎音下反  
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  
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曰  
遺猶留  
也財古字與纜同言太僕見  
在之馬今留纜足克事也 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  
置驛也續漢書曰云  
驛馬二十里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  
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  
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曰乘也 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  
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  
之常率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  
天下使務農也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朕親率耕  
下先不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路籍也

漢書中功觀  
太史所叙知  
帝王施政緩  
急皆有深意  
王維復曰此  
等益封先帝  
功臣皆以封  
從代功臣之  
難推及之耳  
陳仁子曰文  
當令列侯之  
國高處有三  
一則代未知  
總制之若二  
則留京師孤  
弱廢之任三  
則有緩急生  
肘腋之禍至  
下尊飲賞賜  
之濫又其餘  
若也深哉  
博焦疏曰十  
二月晦日有

以給宗廟桑應劭曰黍稷曰  
桑在梁帝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  
上曰趙幽王幽以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  
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  
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  
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  
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今  
旌下誹訥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  
言之誹訥之木飯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  
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訥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  
慮政有關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官外橋  
梁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  
出節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  
又云和表則華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訥妖言之罪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  
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駟按漢書音義曰  
民相結共祝詛上

食之十二月  
望日又食下  
日當作月刊  
不誤耳徐廣  
以為望日又  
食漢書及五  
行傳皆無此  
文一本作月  
食兼月食史  
所不犯此不  
通天文故也  
蓋日食必於  
朔月食必於  
望時以晦既  
日食望又月  
食不兼月而  
災變兩見故  
於望日下詔  
書終為而詔  
止云乃十十  
月晦日有食  
之則因感月  
食之變而益  
謹日食之戒

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異視誼也○索隱曰韋昭云謾相抵  
闕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其行視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  
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  
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  
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  
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  
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  
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  
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分符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  
與之古今註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旬日計遷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終侯勃免丞相  
就國以太尉楨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  
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實食其五月匈奴入北  
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  
僊幸故曰幸至見令長二老官屬  
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世世民爵有級數或賜日祿之半  
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

故也景帝後  
三年十月日  
月皆食云下  
月而不係以  
日則此月朔  
望分食手二  
月事也

臣贊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州承宗西征賦  
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 六

非謂夷狄  
邊患也  
漢書曰諸忠  
諫為誹謗謂  
深討為誹言  
秦所以失不  
下也視詛得  
罪陷民也  
帝悉除之雖  
則省罪實來  
諫也誹謗殊  
言日聞下耳  
然而天下  
于意者鮮  
矣

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邊境所以輸遺匈奴其厚  
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  
卒驅休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放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誦高奴逢丞相楨陰侯灌嬰擊匈奴  
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駱按漢書曰古曰  
表曰中尉秦官 辛卯帝  
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以行賞諸民里  
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二歲正義曰故城在汾州  
平遙縣西南十二里 雷游太原十  
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榮陽於  
是詔罷丞相丘遷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  
賀為將軍軍榮陽徐廣曰姓縉以文帝十一年卒論曰敬○索  
隱曰漢書曰義祁音邊賀姓縉縉古國夏同  
注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  
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 七月辛未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

史記卷六十一 漢書卷六十一

陳仁子曰帝  
在位二十三  
年日食者四  
甚至字星地  
震星曜木木  
覺覺出當  
是時無主權  
之下移也無  
於人之在朝  
也吾意微  
也意微而入  
變耳帝猶引  
躬實通所以  
無過也

按前古云  
道讀曰導  
林之奇曰文  
帝以言屬之  
美始于賈誼  
成于晁錯誼  
則言機驅民  
而歸之長使  
天下各食其  
力文帝感德  
神精用以致  
之罪無赦無  
之矣帝人乘  
帝令民人乘  
以多少級數  
而拜爵文帝  
感德賜民田  
租之半蠲除

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誅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  
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  
徐廣曰午去年來也駟按張晏  
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救濟  
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  
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  
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弃市帝不忍致  
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

徐廣曰漢書  
或作加字或  
直云邛犍邛都乃本是西南夷時未通嚴道有邛犍山○正義  
曰邛其莽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  
夷曰道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都國漢為縣今雋州也西南夷傳  
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  
長蜀之嚴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犍山也○又云邛犍山在  
邛州繁縣縣界繁經武德年間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邛犍  
山故邛人狻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疑於峻  
即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雋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

為痛 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歿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

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二人為淮南王 索隱曰名安  
阜陵侯也 衡山王 索

曰名勃安  
陽侯也 廬江王 索隱曰名賜  
周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

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于下 應劭曰秘祝之官移過  
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秘 以彰吾

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索

曰名意為齊太倉  
令故謂之倉公也 詔獄吏徒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

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

女緹縈自傷泣 索隱曰緹音啼  
鄒氏音體非 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

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

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

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



田租之謂曰  
此而屢下矣

致此者豈非  
二人之九哉

按師三三  
縣古懸字

五德之論助  
于邪衍其書

賦而不傳後  
儒徒而推廣

之然而生也  
難復也夫

承之方也故  
大異為不而

承之是則何  
之說也相社

者從其所不  
廢者言之也

故夏為不而  
商以金龜之

商為金而周  
以火社之是

邪衍之言也  
然則是向之

五帝之斷而  
行之說獨可

聖于三季之  
後矣且夫五

帝之相繼三  
王之代與此

其生冠之際  
猶可言也若

夫唐與  
夫我國家之

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穆而民不犯正義曰晉書刑

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黜者身其刑犯罰者丹

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官者櫛其履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

衣冠而無顏緣殺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李奇

之於市與眾弃之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黜劓二左右趾合一凡

刑而官不易張斐註云以三〇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黜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

刑而官不易張斐註云以刑而官不易張斐註云以

吾其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

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

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餘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

人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

農與賈俱出租無與也故除甲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

其子單為鮮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一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

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十乘騎卒十萬帝親

自勞軍勤兵中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

聽皇太后固蒙帝如淳曰必不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

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徐廣曰樂布為將軍擊匈奴奴遣

丞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瑋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縣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刑瑋場

瑋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李奇曰

左猶下也〇索隱曰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禍官祝釐

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宜室〇索隱曰音禧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

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

秦水既非順... 冠而代之也... 皇統為相... 手抑其間... 有在乎是所... 有在也... 亦有丁曰以... 文帝之賢而... 不先於感... 禮... 二... 之... 漢書音義曰言無... 所諱勿以朕為勞... 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 鼎當有玉英見... 瑞應圖云玉英...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

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

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革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

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

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

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

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

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

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

侯日用中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

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北封畿之內

勤勞不處一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問者累

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

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

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惶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

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軼如結也○索隱曰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

轍回旋錯結也司馬彪云結謂車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

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

者豈得已哉... 帝亦度初... 發怒... 可以... 瘡痍... 民未可以... 用故... 和親... 在內... 奔自... 帝于... 恥必... 北伐... 之諫... 非仁... 誠使... 固要... 與六... 兵果... 當必... 治... 身創... 按師... 古云

借俱也之

往也趨也

陳仁子曰帝

之和初奴何

其仁而不稱

也且以帝之

時敵論之三

年劫奴常入

冠矣遺棄嬰

擊之而志十

四年劫奴又

入寇殺都尉

印矣遣張相

如擊擊之而

走後元六年

又入上郡矣

遣周亞夫等

禦之而退是

戰未嘗不勝

也六年冒頓

死常謂和親

矣至十一年

而有怨望之

意後元六年

亦和親矣至

六年而有雲

中之冠是和

素當可待也

初帝之時滿

全天下元元之民

云善可人也

非一人也顧

後六年匈奴

為車騎將軍

號勉其名後

家追書耳願

令尹子軍飛

日山險名也

夫為將軍居

柳市是也○

正劉禮為將

如淳曰三輔

天下早蝗帝

諸服御狗馬

野曰庾○索

屋也胡公名

欲爵貧人欲

御無所增益

氏按新豐南

產吾奉先帝

卑所幸慎夫

下先治霸陵

毋煩民南越

之佗遂去帝

發兵深入惡

案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

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

云善可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

後六年匈奴二萬人入上郡二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

徐廣曰衛尉改名也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

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

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

家追書耳願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人夫據風俗通令姓

如淳曰在代刑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司注

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司注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在渭北

露重之卷于  
千縷耳下恭

儉大德末為  
損也帝直以

中人十家之  
產而不取

質其愛惜天  
下之財如此

康海曰先輩  
言文帝好黃

老當于此類  
見之

何子春曰繼  
益飲酒非剪

惡之法絕纏  
加賜非防淫

之具漢文帝  
金錢之愧唐

太宗布緇之  
給非刑賞之

道也  
真德秀曰高

帝無諸是帝  
以後亦不復

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羣臣如張武等受

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

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

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於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

哀當卒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歿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

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

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

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

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瓚曰方

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俱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得幸天年已善矣其公及悲之有其

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

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謂無輟也經帶無過二寸毋布車及兵器

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毋得擅哭已下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

應劭曰紅者中祥太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禪也凡三十六日

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極已下於牆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

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七唯在於絲故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

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

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竭絕也刺其水名以為陵號母有所

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

子長使少使九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

有蓋時出帝

也觀其詞非

知死生之說

者不能執謂

帝不知學寸

按爾古云

與讀百歟

不明而蒙

此歟是可

善矣其美

最悲乎

帝遺詔短喪

禮禮者訛焉

然禮文帝則

節之至死爾

其在帝不矣

其為厚為景

帝者所宜知

禮不可苟拘

其言自流干

漢南后世不以為孔而反

類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徐廣曰：姓徐也。按漢書：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即中令武為復

帝使博士掾六經作土制

士將軍。如淳曰：土穿壙填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及還也。又音

其于短喪昭昭矣至于遺

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後土屬將軍武乙已。

詔特讀德之言又為時之

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後土屬將軍武乙已。駟按漢書云：乙已葬安七。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

厚葬者矯其過而設也初

襲號曰皇帝。

非著為冷甲使天下準以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

為法世無孝子輒後之為

日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

言此詔中無文者皆

始治天下者為宗。文、節稱太宗是也。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酌張晏曰：止月且作酒入

此舉從事

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

言此詔中無文者皆

和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下武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行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徐廣曰：姓徐也。按漢書：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即中令武為復

士將軍。如淳曰：土穿壙填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及還也。又音

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後土屬將軍武乙已。

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後土屬將軍武乙已。駟按漢書云：乙已葬安七。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

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

日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

始治天下者為宗。文、節稱太宗是也。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酌張晏曰：止月且作酒入

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

和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下武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徐廣曰：姓徐也。按漢書：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即中令武為復

士將軍。如淳曰：土穿壙填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及還也。又音

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後土屬將軍武乙已。

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藏郭穿後土屬將軍武乙已。駟按漢書云：乙已葬安七。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

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

日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

始治天下者為宗。文、節稱太宗是也。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酌張晏曰：止月且作酒入

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

和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下武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

漢書中道  
見亦卓公又  
帝此等見解  
實自黃老中  
來  
德仁于日樂  
壽之立乃後  
八墓寫功德  
光第前則者  
如景帝紀孝  
文行事若滅  
其讀其為是  
宣帝紀孝武  
行事若翁其  
聖寵開者第  
其為非是  
夫一時之所  
謂不掩其世  
之清說若此

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  
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  
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  
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太子歲獻  
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  
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  
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祠天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待祭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  
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誠  
不為惡法殺不用殺也  
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虞虞鄉改正服封  
禪矣謙讓不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北遇大橫宋昌建策終侯奉迎南面  
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優兵除祭削諸政簡刑清繕  
衣率俗露臺不營法寬張武獄  
恤緹紫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史記評林卷之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馴抄漢書音義曰諱啓。正  
義曰諡法日錄義而濟曰景孝文之中子也母竇

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二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及三子  
更歿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

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鄉  
誕生本作係音奚又按

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係  
嘉疑其人有二名。索隱註同男子二十而得傅索隱曰音附  
荀悅云傳止

卒也小顏云舊法二十  
十二而傅今改也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索隱曰薄后也葬  
正陽西曰少陵也

廣川長沙王皆之國索隱曰廣川封彭祖長沙  
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丞相申屠嘉卒

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書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

按衛宏漢  
書舊儀註  
云太史公  
紀景帝本  
紀極言其  
短及武帝  
過武帝怒  
而削去後  
坐舉李陵  
廢降匈奴  
故下太史  
公本室有  
怨言下獄  
死此紀乃  
元成間褚  
先生取班  
書補之非  
太史公本  
書也

吳興凌雅陸增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電正義曰甫于付反大者五寸深者三寸愛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

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兩陵及內史役羽為縣徐廣曰地理志文帝七年置

馮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索隱曰鄉誕生役音

三年正月乙巳救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燔雒陽東宮

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陽王宮災故徙王於魯也吳王濞正義曰音

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一年封三十楚王戊正義曰高祖弟楚

年都趙王遂正義曰高祖孫幽王友子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

齊悼惠王子故卬齊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望高祖孫

十年反都密州高密縣齊悼惠王子故初侯立

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留川王賢正義曰高祖孫齊悼

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故紀國膠東王雄渠反正義

祖孫齊悼惠王子故自石炭立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楚王西

鄉天子為誅臧錯遷袁盎論告宋止遂西園梁正義曰梁孝王

上乃遷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救亡軍

及楚元王子執等正義曰執魚也反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

為魏其侯正義曰地理志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正

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

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正義曰齊子禮反濟北

王所淮陽王餘為魯王正義曰淮陽國今陳汝南王非為江都

王正義曰汝南國今豫州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齊王將盧正

日齊國青州臨淄也將盧齊悼燕王喜薨徐廣曰表云五年

惠王之孫襄王子之年表云書作閭嘉劉澤之子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救天下後九月

更以弋陽為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在雒復置津

余有十日按

內史京非治

非為縣云然

有以殺羽屬

內史耳

謝繹曰君入

者有以服天

下之心則無

所施而不可

不然將惠之

而褒威之而

格矣故在文

室可以賜几

杖而錄券之

恩適足以怒

懷尤在宋祖

可以罪潘鎮

而制地之謀

適足以禍鬼

錯然則文帝

之于美賜之

可制之亦可

何獨有見

于九枝之文

之反帝

不為無德

之反帝

不為無德

之反帝

不為無德

之反帝

不為無德

之反帝

不為無德

之反帝

不為無德

之反帝

不為無德

之反帝

不為無德

之反帝

關用博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一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如淳曰傳音檄傳之傳兩行書籍帛分持其也若今過所也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索隱曰傳音丁總反。冬以趙國為邯鄲郡。地理志云趙國景。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索隱曰景帝後作壽陵也。按趙系家五。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也。

月募徒陽陵丁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

丁亦封長公主子蟾為隆慮侯。索隱曰音林閭。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建陵江都丞。故縣在沂州承縣界。

相嘉為建平侯。徐廣曰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將軍布為郿侯。故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趙丞相嘉為江陵侯。徐廣曰姓蘇。故將軍布為郿侯。正義曰陝驪道天子。

梁楚王皆薨後九月伐驪道樹殖蘭池。正義曰陝驪道天子。秦始皇作之。父而樹。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正義曰臨江忠州縣。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三月乙巳以太尉條侯

周亞夫為丞相。正義曰條田彫反。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索隱曰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兒。信甘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兒也。丁巳立膠東王為太

子名徹。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勃孫平為繼侯。徐廣曰一作應。○索隱曰苛周昌之兄。

故御史大夫周昌丁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東霍天者八人。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親。百呂臨江王來即外中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文穎曰楚

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曰韋昭云張尚子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九月甲戌日食。

王悍子奔。

王世貞曰景有三克臣焉大夫錯丞相立夫陳元王張湯呼文



中三年冬寵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上人率其徒來降皆封

為列侯正義曰漢書表云中三年安陵侯于軍桓侯賜道侯

匈奴王降皆封為列侯按紀言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

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

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按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

○索隱註同

中四年二月置德陽宮贊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

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弔山王封十侯正義曰惠景間年表云

陳留贛乘氏侯劉貫桓邑侯劉明蓋侯于信按其五人是中元

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二年匈奴王人降封為列侯惠景間

表云匈奴王降為侯者有七人疑其五人是十侯之數

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

大濼更命諸侯丞相曰和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亥行幸維郊見五帝二月丙酉四月梁孝王

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正義曰表云子彭離為濟東王

正義曰表云子定為山陽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子不識

分梁置也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梁分為五封四侯

為濟陰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梁分為五封四侯

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

漢書百官表曰主爵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按漢書百官表

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曰詹事秦官掌皇

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

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宮則

曰長樂將行為大長秋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

少府將行為大長秋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

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諡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上諡官

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

制以賓諸侯○索隱曰鄭玄云命者五謂奉常為太常按漢

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是九也奉常為太常書百官

鴻臚武帝因而不改故漢書景紀有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  
改名大鴻臚臚附也以言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膚之在外附於  
身也復有大行令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諡列侯 治粟內史為大  
農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為二千石 京師府職 置左  
右內官屬大內 索隱曰主天子之私財曰 七月辛亥日食八月  
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 中大夫為衛尉 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  
命中大大夫令後 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  
元年復為衛尉 徐廣曰丙 其蚤食時復動

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 徐廣曰丙 其蚤食時復動  
上庸地動二十一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  
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 索隱曰

後一年正月地一日二動郵將軍擊匈奴 正義曰郵真栗反郵  
都傳云匈奴刻木為 射不中 酺五日今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

綰布 正義曰衣於既反綰禮工反綰入一綰 止馬春 索隱曰止  
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綰 人為馬春 不浴也 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首列侯遷之國 索隱曰又

之國今 二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邑 衡山國河東雲  
中郡民瘼 正義曰衡山國今衡州河 東今蒲州雲中郡今勝州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百日十一月晦雷 徐廣曰一作雷字  
詳 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 索隱曰天庭即龍星  
日龍在左角曰天 正月中更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 皇南

田右角曰天庭 帝以孝惠七年 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得一級天下  
生年四十八 戶百錢出官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 漢

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南諡曰陽陵山 三月封皇后弟蚡  
方百 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 蘇林曰蚡音附 索隱曰蚡音扶粉反按外戚世家  
為武安侯 皇太后母臧兒初媼王氏生子信而臧更嫁長陵田

氏生蚡 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  
及勝

史公論七國  
其疾感特豈  
更有武安侯  
故時去世遷  
可以皇天  
王維後曰魏  
建難矣哉  
今人不通字  
學而欲讀古  
書難矣哉  
五雷字後人  
加南作雷回  
象雷形古尊  
雷多作云回  
今人不通字  
學而欲讀古  
書難矣哉  
王維後曰魏  
建難矣哉  
其疾感特豈  
更有武安侯  
故時去世遷  
可以皇天  
王維後曰魏  
建難矣哉

以一言斷  
之曰以諸侯  
之不以漸也  
則其初封建  
之過爾後之  
當抑損而為  
之不善言見  
干一言非後  
母史筆可及  
柯維騷曰貞  
西山嘗益此  
贊于文章正  
宗以為司馬  
汪之筆且謂  
詞簡意盡非  
他史所及或  
若紀缺而贊  
尚存耳

太史公曰漢興孝又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  
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  
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案隱曰主  
分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系隱亦贊曰景帝即位因修靜默勅人於農墾下以德制  
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起凶惡毋何成皆推倫致感晁  
錯雖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日見島刺  
勇車賊如何太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董分曰孝文紀備載詔令德澤而景紀止書年凡贊中  
亦止及七國一事蓋景帝不及文帝遠甚意固有在  
茅坤曰文景本紀每年僅錄所下明詔與系時事之大  
者而已朝廷之太政大議特條見於將相名臣傳記中  
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  
謂太史公未定之書也

史記評林卷之十一

史記評林卷之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太子  
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  
作也褚先生名安孫漢博士也○索隱曰按褚先生補史  
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  
也又張晏云褚先生穎川人仕元成間常棣云褚先生傳  
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于沛事太  
儒士式故號為先生續太  
史公書既季緒亦以為然

孝武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諦徹。正義孝景中子也案隱曰按  
傳廣川王已上皆景武帝兄自河間王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  
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則帝第九也

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  
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張晏曰武帝以景  
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元年生七歲為

帝崩時年一十六矣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  
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薦紳之屬案隱曰薦音摺事出  
禮內則今作薦者古

按武帝急  
法嚴誅劣  
者極怨卒  
致海內騷  
然神傷乃  
七特世  
耳褚先生  
不能備集  
其事以傳  
飛乃徒取  
封禪書以  
足數蓋慮  
謂其才薄  
信天

按此以下  
全錄封禪  
書文註釋  
並入原書

此不

茅坤曰武帝  
紀並本封禪  
書編謂武帝

雄才大略文  
太史公所躬

觀本末何漫  
至此愚意孔

子修春秋而  
當時卿大夫

猶有欲書之  
者豈應加以

後太史公多  
戒心遂毀其

書而不出耶

字假借耳漢書作縉紳臣瓚曰縉赤  
白色非也○正義曰又音魚廢反 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

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

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費太后治

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臧自

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

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

神君舍之上林中曉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歿悲哀故見

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

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

云是時有李少君亦以祠寵穀道郤老方見上下尊之少君者

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

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孥人間其能使物及不效更饋遺之

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然又不知其何所

人愈信事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幻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

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

從其大父行識其處坐盡驚恐君見上上有故銅罍問少君

少君曰此罍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也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龍則致

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

而海中逢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效黃帝是也臣嘗游

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

入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龍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

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者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歿天

子以為化去不效也而使黃帝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

圖說每圖曰  
君于亥覽往  
爲呼嘯嘯嘯  
焉曰聖牛也  
哉其不識於  
鬼神之術也  
甚哉其不知  
物也得一獸  
而夢人彼乃

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  
誘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索隱曰亳山陽縣名姓謬名忌居亳故一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人誤作誘也  
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太子以春  
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  
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  
言古者太子二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  
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  
者太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奠羊用羊祠馬行  
用一青牲馬泰一臬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  
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太子  
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  
角獸若鹿然常昭曰楚人謂麋為鹿○索隱曰鹿音步又反按  
楚人謂麋為鹿又周書上會言公鹿者其右鹿爾雅云鹿大鹿  
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獲一角獸若鹿謂之麟是也 有司

以是謂休徵  
也夫古者天  
子大禮春蒐  
夏苗秋獮冬  
狩皆於農隙  
以講武也以  
取軍實取不  
章明貴賤亦  
等列順少長  
習威儀也得  
其物不足膏  
不得不定異  
也在書文王  
不敢盤于遊  
田以萬民惟  
正之供左師  
摩厲而鳴新  
招之音楚靈  
屬之曠息卒  
以不終狩何  
取乎其又何  
誇于元而名  
之也且夫殿  
山之鳳郊觀

楚人謂麋為鹿又周書上會言公鹿者其右鹿爾雅云鹿大鹿  
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獲一角獸若鹿謂之麟是也 有司  
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  
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於是濟北王  
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  
縣償之常山王有鼻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上祀而以  
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  
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閔之母也黜秦相譚  
寵好客質 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  
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  
至乃作畫畫氣車及各以勝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與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  
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畫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封禪書

七

之騰浴水之神龜生有異  
名不聞其以若祿也而獨  
不知有南方之昭明若鳳  
周幽王之靈聚若龍若龜  
邪物若矣休矣亦判之  
一用之謂何以君騰而騰  
焉其真不識麟者耶我聞  
之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  
又曰振振公姓夫亦其非  
謂耳不以人瑞而以物瑞  
帝乃泮於其味矣不然均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  
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其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  
書問之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  
桐柱承靈僊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其巫醫無  
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積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之上召  
置祠之甘泉及病使入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  
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壽宮  
神君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  
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蕭然也居室帷中時晝  
言然常以後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  
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  
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

也豈其麟於周而公子  
振振漢麟之而竟以來巫  
蠱之禍何以故吾故曰元  
符之得角獸也鬼符  
之術不講物則不亦而妄  
言休徵以誑天下萬世其  
主與皇均有實云

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二年有司言元宜以大瑞命不  
宜以一二數二元曰建元一元以長星曰元光一元以郊得一  
角獸曰元符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  
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  
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  
汾陰睢上駟案蘇林曰睢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惟壇長四  
五里廣一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睢之上后土祠  
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也○索隱曰董  
書舊儀作葵上者蓋河東人呼誰與葵同故耳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  
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二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  
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索隱曰侵尋即  
浸淫也故晉灼  
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浸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  
借用耳師古叔父者秦亦解漢書故補師古為小顏也其春

樂成侯

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常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名義

未詳

上書言樂大樂人膠東官人

服虔曰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

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母子康王死他  
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  
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遷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  
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  
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  
見安期美門之屬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  
足言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  
決可塞不效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  
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效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  
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譽其使者

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

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

方鬪旗旗

正義曰音其文本或作其恭說文云棋博其也高誘註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石用塗其鬪

曝乾之置局上

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

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人通

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書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

陸隄蹙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夫若遷朕土而大通焉乾

稱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

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床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太子親

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王將相以下皆置

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大道將軍使使衣羽衣

○

增羅大經曰漢武帝刺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封禪書

藥差可瓜病  
耳此論却甚  
確切於天詩  
云但聞方士  
騰空去不見  
童男八海回  
無藥能令炎  
帝在有人魚  
哭老則來  
光緒曰漢  
武帝汾陽  
得寶鼎因  
其年元  
心所  
觀  
魯祖  
二年取  
部太與于  
宋納于太  
廟昭七年  
晉賜于產  
以昔之二  
万此十六  
年齊伐徐

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  
而佩大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  
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  
其師一人見數月佩六印睿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  
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  
膺后土營為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  
識怪之官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  
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温如  
日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温也  
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  
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  
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無未有報  
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與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

徐隆以干  
父之典定  
六季叔文  
子謂衛侯  
曰昭公之  
聖者將以  
之符與  
成之昭兆  
定之盤鑑  
納之擇用  
一焉必數  
者皆寶鼎  
也則古人  
贈遺且用  
之安足奇  
哉而遽以  
多年也後  
宣帝又於  
扶風亦得  
聖鼎志勤  
燕然遠有  
鼎置于亦  
遠憲仲山  
麻古與有

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二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  
鼎皆宜陽夏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亾  
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祖基自羊祖牛象鼎及龜不虞不  
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  
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天集獲壇下報祠大饗惟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知而合德焉鼎官見於祖禰  
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  
也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澄望氣佐俟其  
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上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  
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  
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死侯問於鬼更區  
區對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

史記卷五十五



魏而憲遂  
上之迄晉  
魏六朝階  
唐亦往往  
言獲古寶  
鼎器是問  
寶鼎之多  
也惜不令  
漢武見之  
耳  
光緒曰按  
史云漢  
鼎陰也  
上壽  
下得  
五王  
二獲謂  
井湖而  
對上日周  
德於帝獲  
成文武其  
長復應門  
爲周出名

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九二十推

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

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發人奏之上

入詔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上曰申功

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焉有此

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魯孫也

寶鼎所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

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

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

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

且學僊思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

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二月鬼吏區號大鴻祀葬雍故鴻冢是也

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

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

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

乃悉持龍頰龍頰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

其弓與龍胡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

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

郎東使侯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

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二坎五帝壇環居

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

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羣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

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餼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七已祠昨餘皆燔

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苑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

鹿

日周鼎本  
震自高祖  
德下所德  
會慶天瑞  
蓋至寶鼎  
自前非周  
鼎也夫武  
王克商之  
鼎於維也  
而五丘壽  
王曰與爲  
備也經周  
至矣當時  
附會之談  
聖獨一吾  
止說  
禮記黃帝  
史記黃帝  
寶鼎迎日  
推策秋時  
楚  
子嘗問焉  
於  
思數萬年  
於  
欲取焉於  
周

至春并天下  
備天下兵馬  
不知九鼎竟  
在何處云論  
武帝時以巫  
錫言得閉於  
武陽云大異  
二典皆得九  
萬人則此異  
非九鼎之數  
必武帝所獲  
亦不問此異  
下卷後漢  
未載董卓銷  
十二銅人以  
鑄錢夫再極  
大租真之物  
非人所能隱  
藏而竟無所

羊豨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  
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筮授皇帝朔而又  
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  
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  
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地祥宜因此地光城立泰時壇以  
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  
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十  
鋒名曰靈旗為五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  
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  
其方盡多不讎上方誅五利其冬公孫卿侯神河南見僊人跡

武帝時  
下本在異事

光緒曰按  
風俗通云  
武帝祀太  
曰太上后  
土令樂人  
奏調依奏  
作坎儀言  
其坎坎應  
也便以  
為定章也

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  
母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  
實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  
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璧臣  
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  
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  
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  
作二十五弦及篪篥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  
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然黃帝冢橋山  
澤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  
上天羣臣效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

紀漢書卷五十五

次後... 漢又... 人謂... 猶以... 徒不知... 知狸與... 莫也

光緒曰太... 史公紀武... 齊人海求... 神仙公孫... 神言夜見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布曠絕莫知其儀禮而  
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  
餘曰封者合不歛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止  
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  
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皇帝以上封禪皆致怪  
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  
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  
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禪器不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  
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絀偃  
霸盡罷諸儒弗用二百家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  
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正義曰漢儀注云有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  
不言於是以上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義曰顏師古云以崇奉崇高邑

一人長數丈... 不見見其... 跡其大類... 會... 其... 經勿可信... 則王... 海游... 之矣... 登... 山... 一... 之... 其... 與... 不... 若... 是... 下... 雲...

山故謂之... 崇高也... 上泰山山之草木... 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  
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 乃以  
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  
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  
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  
吾欲見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  
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問使求僊人以千數  
四月遂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 他行  
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  
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山之禮封廣丈一尺高九尺其下則  
有玉牒其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  
其事比暮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蕭然山如祭后

降輿盡改  
或斷或續  
或方或員  
或峻或衍  
或英或还  
或游或奔  
或暗或廉  
或浸或波  
浪或手插  
入漢或為  
鵝或為伏  
亂或為虎  
豹者不一  
余慨然謂  
姜君曰於  
乎此奇表  
之止所得  
而影响其  
君為始若  
武若彼  
及變則變  
之意微款  
尤景之悅  
惚以為其

上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芝二春為  
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及奇獸黃會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  
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後若有光  
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  
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就跪焉懼弗任維德菲溥不明  
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  
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  
始賜民自尸牛一酒土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一匹復博奉高  
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  
過毋有復作事在一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  
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及治邱泰山下天  
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雷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

史記卷三十一 封禪書

下若若  
神仙者焉  
思竭天下  
之乃以從  
之而竟不  
可得不知  
其厄沫之  
軀候焉而  
滅為茲海  
之雲氣久  
矣於乎古  
所謂仙不  
死是邪非  
邪姜君不  
谷第趣臆  
歸光緒編  
以公孫卿  
所謂大跡  
類禽獸者  
非若今月  
所語為怪  
為伏與  
所語者

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魚遇蓬萊焉奉  
車子侯暴病一日以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  
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東方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二能望氣  
王朔三侯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  
家封禪大其報德星二其來于冬郊維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  
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  
敬拜泰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一見天子太  
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母所  
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  
子既出母名乃禱禹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丘自臨塞決河開  
二日沈祠而去使一卿將卒寒決河河徙一渠復禹之故跡焉

史記卷三十一 封禪書

情當其然  
無有以此  
說告秦皇  
漢武而獨  
幸此蓋可  
以憲將來  
故爲述之  
若此云

光緒曰按  
委宛餘篇  
云吳歸命  
侯時以吳  
平家鬼目  
兼爲之真  
拜乎侍之  
即我朝  
世宗時奸  
人王金於

崇文門外  
積巨木置  
陰濕所以  
養神之即  
寺之置案  
成五色上  
進得也先  
皆人所求  
得者亦則  
漢武之生  
殿防中  
安知非公  
孫卿也  
香之耶

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置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信之，越祠雜卜始用焉。八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徃常遠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緹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詣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太子爲塞河，與通天臺若有光。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皇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夫是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秦至鴨澤，從河西歸，其明年冬上巡

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太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太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泰上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六年太子從，其命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上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一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太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

隋羅大經曰  
唐李商隱撰  
宮詩云青雀  
西飛竟未回  
君王猶在集  
靈臺待臣最  
有相如渴不  
賜金盃  
杯訊武帝未  
仙也言青雀  
杳然不回神  
仙無可致之  
理必矣而君  
主未極猶非  
御臺上庶幾  
見之日胡不  
以一物驗其  
真李金盃  
成靈和以玉  
屑感之可以  
長生此方士

上帝明堂每脩封禪其贊譽曰大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  
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  
遣使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  
后上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其至殊廷焉上遣以柏梁裁  
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一日燒黃帝乃治  
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  
朝諸疾甘泉甘泉作諸疾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  
池漸臺尚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  
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太鳥之屬乃立神明臺  
井幹樓觀及五十餘又釐道相屬焉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

之說也今待  
臣相如正苦  
消渴何不似  
一杯賜之若  
服之而愈則  
方士之說猶  
可信也不然  
則其妄明矣  
二十八字之  
間委蛇曲折  
含不盡之意

色下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年是感西伐大宛  
大起丁夫人維陽盧初等以方術訛匈奴太死焉其明年有司  
言雍五時無旱熟且食方不備乃命祠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  
所勝而以木耜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  
川用駒者悉以木耜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  
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  
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  
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在岐伯令  
黃帝封東泰山權凡山合符然後不效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  
東泰山東泰山甲水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  
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權祠  
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吐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

董仲舒曰少孫以封禪書錄作武帝本紀

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蒙常山今天子所興祠  
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九年一脩封禪泰一及  
三王冥羊馬行赤星五寬急之相日以歲時致禮凡八祠素隱  
者之外有正太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  
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入終則已祠官弗  
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  
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後  
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意厭方士之怪迂語矣  
然終羈縻弗絕其遇其直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眾然其  
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亭侍祠  
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說自古以來用事於鬼

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瑋幣之詳獻

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寶誥至有司存者有在封禪書則可用耳于帝紀何

索隱述贊曰孝武纂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閣開八道接通五城朝親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幸十征登嵩勤代漢景傳聲延年祀日改曆定正疲耄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羸政幾欲齊衡

史記評林卷之十二 終

史記評林卷之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共興凌雅翰校  
温陵李光緒增補

案隱曰應劭云表者錄其軌而見之按禮有表記而鄭玄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者表明也故言表也正義曰言代者以五帝久古傳記少見夏殷以來乃有尚書略有其月比於五帝事迹易明故舉三代為首表者明也明言事儀

黃履自表者治亂與公之木略而固之表則猶謂諸也書者制度石者之木端而固之書則宛書也安可望于長耶劉知幾曰蓋謂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譬象形故相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究行斜上並効周禮此其證歟

柯維騏曰黃帝生子昌意玄囂玄囂生蟠極極生帝嚳帝嚳生帝堯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啟康敬康生句璽句璽生禘禘生禘禘生帝舜則舜于黃帝為九世孫于堯為四世從孫也史臣稱堯曰欽明文思親睦九族以大舜之聖近在成屬尚猶不之知必待四岳之舉一女之試豈欽明親睦之謂乎同姓而贅降一女不幾于贅倫乎由此言之帝繫亦不足據也又曰此史遷亦據帝繫而序三代之世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族子曰帝嚳帝嚳之次子曰簡狄生契契生十三傳為成湯帝嚳之元妃曰姜原生后稷后稷十三傳為王季然堯亦帝嚳次妃慶都所生則禹與堯同世而舜為禹之四世從孫夫堯舜位凡若干年始授之禹禹之生不應若是晚也湯與王季相去六百年為兄弟無是理哉

史記卷十三

三代世表





帝禹

黃帝身孫號夏

帝啓

伐有虞

帝太康

帝仲康

太康弟

帝相

帝少康

帝桀

亦直隱作

日○正義

文命是昭明生  
相上 鞠生公

相土生公劉生

昌若 慶節

目若生 慶節生

曹圍曹 慶節生

冥生振 慶節生

振生微 慶節生

微生報 慶節生

丁報生 慶節生

報乙生 慶節生

報丙生 慶節生

壬主生 慶節生

癸主生 慶節生

生少康  
其子予  
復禹續

帝槐

索隱曰

音回

音懷

本作

帝芒

索隱曰

音芒

帝不降

不降身○索

帝扃

隱曰古從反

帝厘

索隱曰其勤

帝孔甲

不降子好鬼神

帝發

不降子好鬼神

主癸生 曹父生  
天乙是 李歷季  
為殷湯 歷生文  
黃帝 歷生

文王 曹  
生武王

帝發 皇生發及履發履發一名發

帝履癸

是為桀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

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

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仲壬

外丙弟

帝太甲

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嗣位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復之復位

帝沃丁

伊尹本

帝太庚

沃丁弟

帝小甲

太庚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索隱曰殷本紀及系本皆云小甲太庚子

帝雍己

小甲弟

帝太戊

雍己弟以乘穀生禘中宗

帝中丁

俗本作仲丁

帝外壬

中丁弟

帝河亶甲

外壬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祖辛弟○索隱曰系本作開甲

帝祖丁

祖辛子

帝南庚

沃甲子

帝陽甲

祖丁子

帝盤庚

陽甲弟徙河南

帝小辛

盤庚弟

帝小乙

小辛弟

帝武丁

雉升鼎耳雖得傳統稱高宗





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

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

有文主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索隱曰言

太伯之讓季歷居吳不反者欲使傳文王武王撥亂反正成周道遂天下生之原本也天命難言非聖

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

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

人不知以為泥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

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

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

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大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

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索隱曰按系本蜀無姓相承云

五子分對賜姓或於蠻夷蓋當然也蜀王本紀云朱提有男子杜宇從天而下自稱望帝亦蜀王也則杜姓出唐杜氏蓋

陸終氏之胤亦黃帝之後也。正義曰諸記皆云蜀之先筆

於人皇之際黃帝與了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信立封其支

庶於蜀歷虞夏商周衰先稱王。去之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

者蠶叢國破于孫居姚雋等處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乎流後世稱行道德豈可

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

黃帝後世也索隱曰按系本云霍國真姓後周武王此可為

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

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威霍公

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今為魏國

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一代世

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索隱

曰蓋謂五行讖緯之說若今之童話也漢興自有餘年有人不知不長出日燕

之鄉索隱曰本作燕。正義曰一作白燕按霍光平陽人

楊慎曰按此符命不起于哀帝矣

三編卷四  
不傳或可部

南齊  
庫

永安隋又改爲霍邑通檢記傳據天下之政時有嬰兒王索隱曰燕之名疑白燕是齊之名帝索隱曰言霍光持政擅權也帝索隱曰言霍光持政擅權也帝索隱曰言霍光持政擅權也

平陽自燕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正義曰謂年老會旗下

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曰旗爲臣豈不備哉索隱曰褚

儒也設主客引詩傳云契棄無父及據帝系皆帝譽之是

也而未引蜀主霍光竟欲證何事而言之不經燕燕正史輒

云豈不備哉何誣也

案隱述贊曰高辛之胤大啓禎禘脩己吞意石細與王天命

玄鳥簡狄生商姜嫄履跡祚流岐且有冀且有冀且有冀

史記評林十三卷 終

